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
18



文庫 11

D /

/8

010190547707

陶庵夢憶

陶庵夢憶

光緒六年順德
龍氏知服齋鑄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陶菴集二十二卷

明黃涪耀撰涪耀有山左筆談已著錄涪耀湛深經術刻意學古所作科舉之文精深純粹一掃明季剽摹譎怪之習而平日力敦古誼尤能以躬行實踐爲務毅然不爲榮利所撓如吾師自監諸錄皆其蚤年所訂論學之語趨嚮極其醇正而平易可近絕無黨同伐異之風足以見其所得之遠文章和平溫厚矩矱先民詩亦渾雅天成絕無懦響於王李鍾譚餘派去之唯恐若浼可謂矯然拔俗率之致命成仁垂芳百世卓然不愧其生平可以知立言之有本矣集爲其門人陸元輔所輯見於明史者十五卷此本爲文七卷文補遺一卷詩八卷詩補遺一卷吾師錄一卷



附錄卷之二
自監錄四卷共二十二卷乃後人續加增輯以行者也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通謚忠節

進士黃涪耀嘉定人力學敦行闇脩自好嘉定破愾然入僧舍索筆書絕命詞縊歿弟淵耀從之

悉軌先正卓然名家有陶菴集十五卷其門人私謚之曰
貞文淵耀字偉恭諸生好學敦行如其兄

重刊凡例

一先生古今體詩八卷為侯氏記原研德陸氏翼王張
 氏懿實所輯虞山錢氏刊於絳雲樓厥後翼王復輯
 文集五卷史記論略一卷吾師錄一卷合詩集為十
 五卷南翔陸氏扶照刊於陶圃乾隆中溧水陶氏澹
 泉增輯詩古文補遺三卷自監錄四卷為二十二卷
 刊於寶山學署即 四庫所著錄本也今以補遺依
 類隸入各卷以錄已錄附益之仍編為二十二卷

一先生所著尚有詩割四書大旨史記質疑疑即史知
記論略
 過錄山左筆談案先生年譜僅於癸未六月計借北
行於山左未嘗久歷也故 四庫存
目亦疑是
 書為偽託均已散佚無從蒐訪詩文雜著間為陶氏
 補遺所未及則從諸家輯錄補刊北客行痛哭諸詩
 則從錢氏初刊本補刊字蹟或經管人塗抹不能復

辨姑從闕疑

一 陸氏陶氏刊本均在 四庫館未開之序跋外祇錄史傳行狀及記略數則今恭錄提要及殉節錄冠諸卷首傳文象贊年譜墓表祠記依次增入諸家詩文記載彙為附錄遺漏尚多統俟續輯

一 陳氏所輯年譜載先生生平出處交游著述及守城殉節事綦詳間及瑣事無關大節似可從略詩文均已補刊入集亦無庸複載

一 偉恭先生谷簾學吟一卷為侯氏鳳阿及先生季弟殿雯所輯陸氏附刊集後陶刻仍之嘉慶中邑人別刊谷簾遺書五種題為秦氏雲津編輯卷端總序撰於雍正丁未已稱陶菴先生為忠節公案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於乾隆四十一年頒行雍正中不應先有是謚存誠錄序亦不見於陶

菴集均為後人偽託無疑今仍以侯氏所輯五十一首附刊集後

光緒己卯同人議重刊黃忠節公陶菴集屬任編校辛巳冬刊成謹發凡起例如右宋道南識

墓表

祠記

附錄

卷第一

論

辨

議

卷第二

序

跋

卷第三

表

策

卷第四

啟

書

卷第五

傳

祭文

哀辭

卷第六

雜著

卷第七

史記論略

卷第八

吾師錄

卷第九

自監錄

卷第十

自監錄

卷第十一

自監錄

卷第十二

自監錄

卷第十三

絲已錄

卷第十四

絲已錄

卷第十五

詠史樂府

卷第十六

和陶詩

卷第十七

四言詩

五言古詩

卷第十八

七言古詩

卷第十九

五言律詩

卷第二十

七言律詩

卷第二十一

五言排律詩

卷第二十二

絕句

卷末

谷簾學吟象贊 序 跋

陶菴集總目

舊序

黃陶菴先生夙忠之五年其門人陸翼王收其遺文得所
 論著百餘篇屬予為之序嗚呼陶菴之文止於此而已乎
 當其城陷引決投筆絕命搯吭而歿翼王訪求搜購於流
 離煨燼之中遺編斷爛什不一存此可為流涕歎息者也
 陶菴深沈好書於學無所不闕居常獨坐一室不交當世
 遷固以下諸史朱黃鈎貫略皆上口其於攷據得失訓詁
 異同在諸儒不能通其條要陶菴頓五指而數之首尾通
 涉銖兩歷然雖起古人面與之讐問莫能難也其為人清
 剛簡貴言規行矩蚤有得於濂雒之傳嘗謂人曰吾比來
 為文初無所長然皆折衷大道稱心而立言質之於古驗
 之於今其不合於理者亦已少矣此其一生讀書之大略
 也當先皇帝初年海內方鄉古學一二通人儒者將以表

章六經脩明先王之道爲務乃曲學詭行則又起而乘之依光揚聲互相題拂剽取一切堅僻之辭以欺當時而誤流俗論者不察乃比其始事者同類而訾之噫此亦不思之甚矣世之降也先王之教化既熄法度既亾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學批謬雜糅蟠戾於天下雖有高世之君子欲整齊而分別之其道無絲惟夫忠孝大節皆出於醇正博洽之儒其似是而非者不一見焉然後天下後世瞭然知異學之當誅而大雅之可尙以觀我陶菴非其人耶陶菴爲諸生二十年與其弟偉恭其徒侯幾道雲俱其友夏啟霖輩晝夜講性命之學晚而後遇不冝就官城破之日師友兄弟同日併命今其書雖不全使讀之者愾然想見其爲人益足以徵於今而信於後無疑矣翼王以五年之力撥輯戡亾其功於斯道不細固不專爲陶菴已也吾故

表而出之俾後之人知所習焉己丑秋九月太倉社弟吳偉業題於梅村舊學菴

嘉定黃陶菴先生諱涇耀字蘊生舉崇禎癸未進士卓然爲命世眞儒抗節致命乙酉之難間者皆斂色正容以爲今之顏清臣文履善沒後十餘年而其徒侯子元泓作爲行狀文直事核無愧良史陸子元輔張子懿實侯子元沂張子瑛輩相與排纘遺文錄爲全集諸子以陶菴於予有知己之言屬爲其序予頃者屏居江村追念平生師友輯高陽孫文正公吉水李忠文公之文手自撰次以示來者又得陶菴之集而卒業焉乃喟然而歎曰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予於此三君子者既得而師之友之矣請因其文以知其爲人高陽之爲人奇偉沈塞如高山深林龍虎蟠伏嘘雲吸風變化莫測是故盤紆隱深

陶菴集卷前
彌望儻莽重巖增起波瀾灝泮使人可仰不可跂者高陽
之文也吉水之爲人莊嚴易直如苞鳳角磨不鷲不搏音
中鐘律行應規矩是故正色謹言指事陳理如藥應病如
坊止水使人可用而不可狎者吉水之文也陶菴之爲人
清真高簡如圭瓚黃流不雜瓦缶冰壺玉衡宐懸清秋是
故凜凜懷霜眇眇臨雲懸匏眾清朱弦三歎使人可愛而
不可求者陶菴之文也有志於尚友者讀三君子之文而
知其須眉如在警歎不遠弔碧血於平時激丹心於終古
其亦可以無憾矣乎嗚呼賢人君子其身既與社稷終始
而其文章則有鬼神護呵側出於劫灰煨燼之餘然吾循
覽其文志意發越元氣鬱盤求其彫傷殄瘁之象而不可
得也既而歌陶菴之詩出風入雅含宮咀商有鶴鳴河水
殷勤諷諫之志而無大東正月哀思噍殺之詞亂世之音

無之而況於公國乎古之善琴者秋而叩角則溫風徐迴
艸木發榮冬而叩徵則陽光熾烈堅冰立散當斯時也而
賢人君子之文無恙比律協呂激夾鐘而發蕤賓造化其
能舍諸吾竊疑卜子夏之論詩與孟子之論世殆至於今
而有驗有不驗也予老學耄忘撫卷而茫然自失陶菴之
徒郵傳其師之緒言於天人之際審矣故推言之以發其
端如以文而已矣陶菴固不待文而顯而其文亦不待序
而傳序雖不作可也庚子冬十月虞山錢謙益撰

陶菴先生之文一序於婁東再序於虞山自虞山之序出
寘其人於高陽吉水之間若三精之麗天殆猶季子陳樂
所謂觀止矣蔑以加矣然陶菴所以爲文者卽於人而得
之虞山猶有引而未發者乎世之論文者皆知剽販塗澤
之爲病不知子雲之法言猶剽販也元和之雅頌猶塗澤

也爲其離文與人而二之也。晉宋景濂譏退之經訓菑畚之說以爲學經而止爲文章之本陋之乎學經矣。誠哉是言千古文人能免斯陋者有幾。若陶菴斯可謂能學經也矣。陶菴生於有明之季，其時慕功名者溺於富貴工藝文者汨於詞章，不復明聖賢之學，昧於利義之辨。陶菴屹立於狂瀾之表，卽所爲帖括皆粹然儒者之言，況所謂詩古文乎。此合文與人而一之者也。故其原本經術，貫貫史學，可與景濂相匹，而天資清灑，脫略塵穢，曠然寵辱之外。又有陳公甫之風，是以論其學問詩文在潛谿白沙之間。若夫涵養完粹，卽當致命遂志之時，不異春風沂水之境。此其內外澄澈，唯侯子研德作狀能言其人與文之所以然。蓋研德爲陶菴入室弟子，其學問指授得之有自，故能表裏綜括，虞山稱其文直事核，無愧良史，殆有以也。惜研德

遽逝，安得有吳立夫其人者序滄海遺錄，使研德之文同龔聖予之傳文。陸二公竝垂不朽乎。窮老如予，方退耕荒浦，雖陶菴有子能讀父書，然貧不自振，羈子甥館採稻養母，瘠子羸妻，爨焉一室，又遑問壽人所著之書乎。今陶菴遺文摺摭編輯者始於陸子翼王，而研德實贊之。顧初刻未竟，又二十年而張子德符復貿產以竣之。若其始終維護，卒使成於及門之手，則侯子記原之心，有獨苦者。唯予知之於戲，青簡雖新，化血已碧，記原猶謂景濂爲吳立夫門人，以淵穎謚其師。今陶菴之學實同景濂，而夫子之門曾不得以景濂之事其師者事夫子乎。攷諸謚法，清白守節曰貞，道德博聞曰文，夫子實無忝焉。遂與張陸諸子告謚貞文，予不禁撫然太息，慨自東京故家文獻彫零三十餘年，琬琰奚寄。今陶菴旣得哀刻其文，復有狀以詳其行

諡以節其惠師生存沒於焉無負視世之依附門牆生榮則親沒則已焉者又何如也書成謹識數言附錢吳兩公之後時康熙丙辰春二月晦日同邑年弟蘇淵拜撰

君子之學一於誠而已以之治心而心正以之決事而事無可疑察乎幾微旣福之萌信諸進退出處死生之際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夫惟誠立乎中斯毅然有不可奪之節蒙難不失其正順道而歿蓋雖圭璧析於甓而不顧刀鋸鼎鑊懲於後而視之若無物也齊之虞人招以旌不往孔子取之孟氏以爲枉己未有能直人者則聖人之所守可知已接浙而去齊不稅冕而去魯是豈冒應公山不狃佛肸之召者故曰可以止而止可以處而處孔子也顧後世躁進若揚雄之徒每援聖人以自文其過其進也不以禮其祿也非其道幾微旣福之不明進退出處死生

之未能信善道之謂何無他誠未立於中宐所守之易奪矣嘉定黃先生諱淳耀字蘊生別字陶菴平居講聖賢之學躬行而不倦崇禎十六年秋賜進士出身未授官歸越二年殉難以歿同里門人陸元輔輯其詩若干卷雕刻行之又按其遺文僅四十餘首藏之笥元輔請彝尊序受而讀之其言和以舒其析理也審以辨其援據經史博而不誣所謂脩辭立其誠者非與於是先生之沒三十年矣誦其文恍若覩其容而聆其警歎信夫有道之言之入人深也嗚呼以先生大節如彼其學業文章又如此宐其於人少可而多怪今觀集中論學書絕去儒者黨同伐異之習是尤恆人之所難能也講學莫盛於宋然汴京臨安之陷道學諸臣以身殉國者不數見至於明歿靖難則有若方公孝孺歿闖既則有若高公攀龍而山陰劉公宗周漳浦

黃公道周與先生後先自靖咸以道學兼忠節卽宋儒有
未逮焉而元輔以兵戈俶擾之餘能集其師之遺文俾無
失墜亦可謂篤信之君子已秀水朱彝尊錫鬯撰
予自束髮受書卽讀陶菴先生之文見其精深純粹高者
可以羽翼經傳下者可以凌轢韓歐心竊慕之以爲是何
如人而其文之超軼絕倫如此及聞先生從容就義慨然
太息謂先生於歿生之際不苟如此志與日月爭光而行
與天地同久宜其發爲文章精純超絕協金石而中宮商
也既又思之自變故以來平日談忠孝講仁義之徒臨利
害而喪其所守者何可勝數而先生獨毅然不變人之所
隱忍徘徊而不能決者先生視之若渴飲飢食之不容已
夏葛冬裘之一定而不待擬議也此豈可以強至而卒辦
哉蓋其所積者厚而所養者深矣及待罪先生之鄉見其

遺老訪問先生之平生則羣以爲先生平日孝友忠信取
與不苟泊然於富貴而發憤於正學孜孜矻矻惟以聖賢
爲己任而世俗之塵埃不足以入之嗚呼此其所以能臨
利害而不變也與自世教之衰士不知以廉隅自飭謂正
學爲迂闊謂功利爲不可已遇小利害則攘臂而起蠅聚
螳逐無所復顧平日之志氣如此欲其臨大節而不可奪
豈不難哉由是發爲文章不入於卑陋則病於雜駁雖欲
彌縫潤色自附壽賢如簞人之喪爲富貴非其所有張皇
支吾百病俱見無怪也故予以爲先生之文本乎行先生
之行所以能卓犖於臨變者本於平日之養士苟能以先
生之養爲養自然險夷如一履變則爲歲寒之松柏處盛
則爲高岡之鳴鳳皆是物也區區文章之焜耀何足道邪
不然雖文如先生猶不足貴也而況乎其必不能哉因先

生之門人裒集遺文以傳而爲之推論其本俾世之學先生者知所取則焉當湖陸隴其撰

往者先生盡節之年予未有知識其後從時文中稍稍習其姓字每手一篇輒慕思不置維時先君子顯而命曰童子欲知若人乎乃詳示先生殉國狀且曰是嘗有古文辭卓然成一家言今存軼不可知惜汝未及見也良年識之不敢忘比歲無事發故篋得有明文章數十家次第甲乙之取其言之不悖於道可傳於後者類爲一書自遜志齋集迄震川集才五家而止最後乃得先生文五十首掇其尤者十有七篇蓋自先生盡節以來思其文而不得見者二十有五年而所得止此然先生遺藁實未盡也當明之季士大夫□□□□寡廉鮮恥卽平日自號爲能文章侃侃議論而臨事濡覲貪祿苟活其末路有不可言

者先生成進士甫二年國亡義不獨生於城破之日慷慨自裁非有刀鋸之迫於身而視歿如歸何其偉也及觀先生集中當諸生時所作已惓惓於君父之際至甲申哭友文則有日庶勗將來公步亦步然後知先生之能辦大節於一日者其期許有素而非出於慕尙矯激之爲矣予既錄先生文行且博蒐散佚以成完書而輒署其冊曰明弟六家文選以次於震川之後嗚呼明二百七十年中著述之家可謂極盛而予以六人者盡之論者不譏其見之不廣卽疑其取之太刻而抑知以正學始以先生終節義文章並垂於不朽此往代所希覲而有明之文不可謂非盛也已嘉興李良年秋錦氏撰 明六家文選

從來君子立言貴乎言與行合未可徒工於言祇自命爲文人也蓋其發之乎言者一本乎平日讀書窮理之功初

不必艱深其旨塗澤其辭而析天人明倫紀和平通達之中使人可愛可敬而知爲正人君子故際時之常則輔君澤民而兼善天下遭時之變則致命遂志而不惜一身宋之文山文公明之正學方公讀其書卽可知爲志士仁人也乃堪與二公爭光日月者斷推陶菴黃先生先生接濂洛薪傳羽翼經傳辨析史書凡於人材邪正政事得失一本至公之心嘗著吾師錄以律身作自監錄以省過觀其上王登水答柴集勳書而知心性之學觀其科舉論君道吏治策而知經濟之學至其立身授命之大節見於寄弟偉恭書云人不爲數千年一人而必欲爲三年一人殊不可解何其見之高也見於答侯雲俱兄弟書云身無濟世安民之才亦無全軀保妻子之志當養晦十年至舍我其誰而後出何其養之純也至見之韻語者如寄弟詩野人

歎井中心史諸作皆一一以忠義哀傷自許故一聞國破君亾而從容赴義如飢渴之赴飲食寒暑之服裘葛也斯豈計無復之慷慨決命於一時者可等量而並觀也哉或者謂先生境地視文方二公異文公身執朝綱方公位爲文學博士先生未嘗升斗之祿蹈海入山保全軀命誰復議其非者不知先生於進退出處之幾旣福成生之介素有定識使生當開國之初自能以文章黼黻皇猷與詹同文宋景濂諸公爲一代理型生當烹廟之際自能直諫盡忠與東林六君子填尸狂狷乃運丁陽九通籍雖遲業已解禍卽同旣字集中所謂出身之士猶許嫁之女殉節其分者安冒隱忍苟完讓楊維斗劉公旦諸先生含笑地下耶先生遺集綴輯於陸翼王侯研德兩先生茲因舊板漫漶且漏略尙多陶廣文澹泉與寶山同學諸生廣爲搜討

補其未備細加編次并偉恭先生詩鳩工重刊以慰天下願見之思屬予爲序嗚呼先生忠義大節不待文而傳然有文而先生所行皆先生所言儒者讀書窮理固非虛語而先生之忠義大節益彰明於天壤況當兵燹劫灰之後又歷百二十年而先生詩與文盡出亦可知造物之於志士仁人其苦心有不可泯沒者矣乾隆辛巳孟秋長洲後學沈德潛謹序

答人謂東漢人尙氣節唐宋人重文章然讀顏清臣文履善謝疊山方遜志諸公遺篇歎其携雷坼電爛然與日月爭光而致命遂志臨大節而不可奪又如是洵乎閒世偉人節義與文章未嘗不合也若陶菴先生者眞其人矣先生鍾日星川嶽之英肩天綱地維之任釋褐僅逾年城破之日與難弟偉恭先生同縊於西城僧舍其事載於明史

及先生門人侯掌亭行狀其詩文亦詳於錢牧齋吳梅邨朱竹垞陸稼書諸先生序中憶予髮未燥時稍知辨聲韻卽雖誦先生詩及體諸篇愛慕不忍釋手嘗與同學論詩文各有派別卽如勝國初吳中則宗高青邱袁海叟浙東則宗劉青田王烏傷他如林子羽之於閩劉子高之於豫章孫仲衍之於粵各樹標幟承學者類有攸歸而吾膠則師法最正故其詩渾古蒼鬱高者似少陵次亦在隨州東坡之間自唐李婁程四先生而外繼起者唯陶菴先生一人牧齋嘗謂嘉定多讀書嗜古之士而推挹陶菴先生不置口至其古文出入唐宋人家而尤以荆川震川爲圭臬不爲僞體所靡也吾輩生先生後瓣香有在丕學先生而誰學哉顧自先生沒後全臺散佚雖一刻於國初而未全後及門陸翼王徵君侯柅園掌亭昆季張方瓢諸公

蒐輯校勘付梓而板今藏於槎溪陸氏未獲風行會溧水
澹泉陶君來司教寶山深惜先生之集當公諸海內使後
學家有其書非重付剞劂不可於是邑之紳士欣然竭數
月之力凡題跋札記隻字牘墨悉補輯無遺更益以尙集
未刻之自監錄鳩工開雕將不日而潰於成陶君以予率
業於茲集者有年郵寄京師屬爲之序予唯先生之文實
先生之正氣凝聚鬱結而成者也積之深而後發則渾淪
磅礴充塞宇宙而不可遏將與唐宋成事諸君子之遺編
後先輝映所謂節義文章全備於一身而流傳於千百世
者也雖殘編斷簡得之如碎金片玉而不可棄况茲集蒐
討之宏富而繕寫之精良如是邪予不敢序先生之集而
深嘉陶君之能集其大全也因書其稷粢如此時乾隆辛
巳夏四月後學王鳴盛謹撰

古人稱三不朽始於立德終於立言吾鄉黃忠節公則兼
而有之公自束髮受書卽以聖賢爲必可學一言一行晨
夕點檢務求不愧衾影以與聖賢相印證當時主持文社
號稱宗匠者競招致之公夷然不屑也鼎革後貽書友人
欲遜蹟以尙進士終老未幾有守城之役乃引謀人軍師
敗則死之之義從容畢命蓋斟酌於平日非感激於一時
此道義之勇所由異於豪俠之勇也公之德與言海內師
之非一鄉得而私之而生平行事則唯鄉人見聞最眞顧
百五十年來未有譜其事狀者豈非吾輩之責乎今春安
亭陳君以誦以所撰次公年譜出示破核精審繁簡得中
公家方泰里與安亭最近而以誦孜孜按訪博收而約取
之故信而有徵如此又倡義欲復公墓田之侵於他姓者
事雖未果然公之精爽未沫當必默相其成是可操左券

以待巨因牽連書之冀當事者留意焉乾隆甲寅三月十日邑後學錢大昕書於孱守齋

年譜

陶菴集之重刊也經始於己卯歲事於辛巳童君

式穀宋

甥道南實經理之缺者斟補訛者是正又將年譜及諸家

感慕詩文悉爲珩入因序之曰先生忠節文章彪炳天壤且聞道甚早洵爲勝國純儒以視薛敬軒陸桴亭无多讓焉豈僅爲一鄉一邑之表率哉夫士君子處太平無事之時讀書養氣窮達一節斯爲聖賢之徒若丁陽九百六之會則見危授命此遇變而出以常經非素有定識定力者不能也吾嚶自南宋建縣地處瀕海民物朴質其以忠節著者有孫氏察高氏葵以下若而人以文章名者有黃氏聰秦氏輔之及王常宗彝徐太室學謨殷無美都以下若而人均載邑乘而以忠節兼文章者則侯廣成峒曾而下

屈指可數而尤以先生爲最或曰先生旣成進士未官於朝卽不灰而終身稱壽進士寂居家弄棊隱如徐俟齋王而農亦何不可者不知先生旣徇邑人守城之請遂赴城亾與亾之義是蓋合乎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之旨益以見適道之勇也禾生先生鄉讀其書輒悉其行事固知先生之爲人如日星河嶽焯然不可磨滅又攷四庫全書提要於是集極爲推許而朱檢討陸清獻王光祿諸公序文類能闡揚盡致禾又烏庸贅言惟是兵燹蕪經流傳日寡鄉邦後進懼其散佚鳩資重刊之爰識簡端以述厓略云光緒八年龍在辛巳仲冬邑後學周文禾敬撰時年七十有五

舊跋

先生平生不立專橐所爲詩文多散見於每歲日記中乙酉夏四月先生遜蹟北郭之卓錫菴手選古文一卷詩一卷大抵起丙子訖乙酉十年所得其刪去者蓋什之八矣予往觀之先生因言吾所存未謂必可存也然以見吾志所立從此而進可矣古文近代自以荆川震川一派爲學唐宋大家之津筏以唐宋大家爲學秦漢之津筏而必經經緯史爲之淵源詩直以陶杜爲津筏風雅爲淵源然不明心見性立其根極卽無所爲詩文也吾識趣久定閱歷未廣向來涉筆猶是經生本色未遇大題目亦未有大文章唯史論差近古詩則詠史樂府及和陶諸什吾稍寓意巨復舉示用意用筆之所以然予請持歸錄副先生繙視良久哂曰姑待之不三月而先生殉節此本遂不可問今

其詩仿佛十符八九矣文則十僅四五祇以翼王勤苦收錄片紙隻字不敢闕遺授梓已半今日補綴厘而成卷嗟嗟翼王之皇皇哀輯所願豈止此哉先生之不與錄副亦豈願吾徒之遽以是傳哉知此意以讀是編庶乎其可矣門人侯元沆謹跋

先生乙巳生懿實少先生八歲先生十七八時先大父邀先生命子灝叔以下六七輩事之師友之間懿實既就傅先生輒教以學文之法至辛未先君迎之南城別墅予始得專受業者二年癸酉先生館侯氏子負笈從焉又七年侯文節公送之虞山錢宗伯所壬午還邑立直言社予與侯氏兄弟復從遊如初於是翼王諸子竝列門下謏劣如予瞠乎其後矣時先生連掇巍科益泊然功名之際當其里居社事彌勵不二年而先生殉節直言諸子同歸者半

予不忍沒先生之志仿直言爲啟社羣賢復聚研德侯子實爲領袖未幾吳門慎交之會諸子相牽應之予漸嬾酬酢退耕虬江之野是時翼王徧搜先生遺藁次第劄劄予與同志力贊之而未成也其後或以先生殉節之故并諱其文或以先生文章因節義而增重亟謀卒業皆侯子記原持之至今乙卯季秋記原語予兄之欲繼直言者爲傳先生不以其文也陸子求傳其文而吾弗之急者將有待也今翼王遊京師五年不返而吾年六十有二兄又長二焉直言之不可復續也吾亦何待哉盍姑就翼王所輯以率其業聊見吾三人所以事先生者各有其心白首如一日勿雷闕陷俟之不可知之人其亦先生所許乎予感其言蠲產鳩工三月竣事酌酒以告先生曰懿實不材今日報先生者如斯已乎非輔也五年蒼萃之勤沆也九年維護

附錄卷之三
之力不至此自今以往流傳是書使讀者因以志先生之志學先生之學先生其如生矣乎懿實雖老奚敢辭責矣門人張懿實謹跋

先予十四歲從先生學十年而間道先生嘗謂入室弟子莫之先也故默菴夫子暨秬園世父以非先子不克傳先生屬作行狀牧齋先生所謂文直事核無愧良史者也安亭張氏遠刻詩集中先子請歸而藏之茲校閱之役世父感先子之不及見也命榮撮其闡微之論曰夫士之所以自立者四曰文章曰功名曰節義曰道德所以用之者三曰才曰學曰識所以辨之者二曰真曰偽先生嘗稱曰學者以識爲主故斷然知文章功名節義其真必出於道德自少至壯志之純而守之確雖風靡波蕩之餘而元氣渾噩猶立虞夏而指羲皇也癸未中第後研究益切遂豁然

悟心性之真體繇是略門庭探堂奧捐枝葉務本根盡撤諸家之藩而浩乎獨得焉動靜如一也窮達不變也夷險無眩成生不二也又曰先生知道德之指歸如百川之趨巨壑眾星之環辰極無心於文章而大音鏗鏘無心於功名而臨難激發無心於節義而從容成仁四者之樹立竝出於真何也其識定也天下之知先生於文章節義功名者易而知先生之道德難知先生之學與才易而知先生之識難知先生之爲宿儒名德易知先生之爲一代完人難也後學侯榮謹跋

先君遭乙酉之變望方四齡家室飄搖藉外舅肩臂先生一椽棲止母子熒熒蕭然四壁稍長知求父書而蔽已已盡嗚呼痛已賴同志搜輯得文八十二篇詩三百八十篇史記論一卷吾師錄一卷翼王細加編次謀付劂剛人事

附錄卷首
三
抵牾未經卒業今得記原德原一舉成之豈非幸與望也
撫手澤之猶存對遺編而增痛綴名簡未泫然不知涕之
何從也丙辰三月朔日男望百拜謹識

鯤輒經家塾時先子檉莊先生授以大家傳稟嘗謂陶菴
先生制義直接古文不可僅作時藝觀及司鐸寶山讀其
詩古文益歎先生之學博大深醇有功名教其節義之不
朽者有自來矣是集向曾付梓久而散佚竝有自監錄未
登梨棗因與都人士商訂重鐫不三月而蕙事計原存古
文六卷史論一卷吾師錄一卷詩八卷增刊詩古文三卷
自監錄四卷又以列傳行狀載之卷首庶讀先生之集者
益以想見其爲人有所觀法而興起焉溧水後學陶應鯤
謹跋

曾王父詩文集經諸壽輩哀輯付梓板藏南翔陸氏未獲

風行正儒從事史館服官楚郢當道諸鉅公垂詢是書俱
未有以應庚辰引疾歸里適澹泉先生將全集付刊竝增
入自監錄暨詩古文遺編補壽刻所未及嗟乎曾王父理
學節義載在史乘炳於千秋所爲三不朽者此其餘事然
流風餘韻於此亦可想見焉刻既成謹附數言於後乾隆
辛未仲夏曾孫正儒百拜謹識

陶菴先生繇己錄二卷卽日歷也壽卷分蚤及鬻後午後
鐙下後卷分口目身心讀書睡夢凡意念言動之是否一
一記載之非者卽痛加猛省誓言不貳古人云過而能改
善莫大焉斯得其道矣閒有論議皆省身克己之學直似
宋元理學大儒語錄非如陸放翁入蜀記郭天錫客杭日
記之但記陰晴及遊歷吟詠已也邑後學錢東垣謹跋
錄

乙酉莫春偕孫子守中訪黃忠節公墓於鹽鐵塘蓋自公
歿忠後三年完初先生自營生壙於此而以公及谷簾先
生附葬焉塚凡三封幾沒榛莽詢之士人墓有地已屬他
姓爲樵蘇侵伐久矣予兩人不勝古墓犁田之懼退而集
同志謀購復不果嗚呼以公之道德文章節義足爲百世
師顧乃區區藏魄之地百有餘年已不能保是誰之責與
先是戊申之春守中手編震川先生年譜越二載新陽邑
侯王公遂脩其墓豈年譜之成有足以感動者耶爰不揣
譎陋撫拾舊聞纂輯成帙異時得有力者復其地而重脩
之未始非景仰曩哲之懷所日夜望之者也乾隆五十八
年癸丑十月既望邑後學陳樹惠謹識

年譜

陶菴集嘉道時家置一編皆陶刻本咸豐初板燬於兵燹
是集遂如吉光片羽羣以不獲習見爲憾夫公之成仁取
義卓然爲吾邑第一人物本不以區區詩文取重而後學
景仰壽哲往往讀其著作想見其爲人如集中自監吾師
繇已諸錄雖公自道其進德之方實示學者以修業之徑
乃知公之致命荒菴從容就義其讀書養氣正非一朝夕
之故矣則是集重刊傳世曷可緩哉光緒己卯春爰糾同
志搜羅校勘就陶刻本增入繇已錄卷末仍以原本公弟
谷簾先生所著附入至辛巳冬而竣事焉每一展卷覺公
之忠靈正氣奕奕行閒讀是集者尙由立言而景其立德
也可邑後學童式穀菽原甫跋

Blank space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傳

歸安楊鳳苞撰

黃涪耀字蘊生號陶菴嘉定縣人少即以聖賢自期嘗作
 日歷書之所為夜必書之緼袍糲食不苟取一錢崇禎十
 六年試禮部有要人諭意欲薦為榜首峻卻之成進士不
 謁選而歸南都初建求仕者爭趨之涪耀獨不赴或問故
 應曰某公素善予今方與當國者比往必為彼牢籠矣君
 子始進必以正豈可損名義以徇之邪李不往迨嘉定被
 圍偕弟淵耀暨侯峒曾龔用圓張錫眉諸人固守及城破
 兄弟並詣西城西林菴將歿僧止之曰公未仕可勿歿也
 涪耀曰城已與此儒者分內事耳今偕上人一片乾淨
 土歿得所矣索筆書曰宏光元年七月四日進士黃涪耀
 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

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遂衣冠北向
再拜自經歿淵耀字偉恭年十五補諸生幼穎異甫就傳
卽嚮學旣乃受業於兄悉得其緒論平居談道講德往往
啟伯氏所未及性狷介不妄交遊淵耀登第後與之書曰
臚傳時人見鼎甲先上殿皆嘖嘖稱羨以爲登仙吾此時
歎息無限天地間自有爲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
人必不肖爲而必欲爲三年之一人可笑也淵耀得書益
以品節自勵就義時見兄頭幘墜地復下拾而冠之乃就
縊於右瀆耀所著詩古文制舉業原本六經旁通三史規
範先正皆傳於世卒年四十一門人私謚貞文淵耀卒年
二十二有谷簾學吟兄弟歿時口血噴壁間入甌寸許其
迹歷久不滅云

行狀

門人侯元泓撰

進士黃先生淵耀與其弟諸生淵耀同日歿嘉定之難時
乙酉七月四日也後七日里人收先生兄弟之尸殯之於
歿所所謂西城僧舍也又三年戊子先生之尊人葬先生
於守信鄉之某阡又四年辛卯其及門相與謀曰先生以
道德文章挺生混濁至國亡君竄奮起功名致命戎旅而
終之以節義蓋一代完人也貌諸孤屬在襁褓自非門人
小子載筆以狀公事學者其何以誦法百世其何以攷信
乃謬以屬元泓遂次其略爲狀謹案先生諱淵耀字蘊生
號陶菴嘉定人生而穎朗二歲能辨八書就龔授經宛如
夙記自能言至成童不習玩弄醇然如長德大人夜篝火
讀書父母竊憂其弱疾先生微覘覺之乃夜輟燭伺父母

寢息更從鄰舍兒乞火危坐默識嘗逮戊夜晨候寢門亦
無倦色年十七補博士弟子歿後小試凡冠軍二十四先
是先文節兄弟與馬文忠世奇等以文章鳴江左里中後
進多所推挹及一見先生文則曰此人才識吾不逮也先
生遂兄事文節由是一時物望若張庶常溥夏考功允彝
楊孝廉廷樞莫不側席願交先生先生泊然如不屑也隱
居授徒浮湛諸生二十餘年穿穴經傳綜核性理爲文務
醇正推明濂洛關閩之旨崇禎之季文體替亂險譎淫豔
競名其家先生深嫉之後進輕薄詆其學爲不適時用先
生自信益堅酒酣歌呼牢落惋歎所與偕者唯先文節與
及門二子而已年垂強仕不售乃與唐聖舉昌全夏啟
霖雲蛟陳義扶俶陸翼王元輔弟偉恭淵耀及汎兄弟等
爲直言社自先生弱冠卽著自監錄知過錄後更爲日歷

書之所爲夜必書之仿古趙清獻宇文諒遺意如是省克
數歲不輟至是與諸子殫究心學砥礪躬行觀摩策發其
教寢廣壬午嘗語及門曰利祿之關予自反已過之親老
祗薄勉一再應自此南山之南誓不入棘闈矣榜發竟魁
其房藏橐旣出天下翕然推先生爲一科冠癸未中進士
第出周太史鳳翔門下廷試二甲出身是時名都再隳兩
河如沸京師達官尙趨勢狂鶩會館選請屬公行先生蕭
然京邸晏坐朗吟賦不冝與時或迂之案釋褐後寄偉恭
詩六百餘言又寄書數百言見集中未幾蹇驢輕裘孑然
南歸歸而杜門隘巷敝廬布袍疏黻與直言社諸子磨礱
探索日攸月稽久之積疑忽開豁然自得人莫測也宏光
初竟不謁選乙酉五月南都陷安撫使至吳士大夫競削
手版求見紆旣先生與先納言共誓行遜時嘉定鄉兵起

附錄卷首
紳士分門而守守十餘日城陷師薄東圍而上時先生守西門從者四人掖先生遜先生正色曰爾輩不識事勢未有城破而城外猶得幸免者也偉恭在旁見從者持先生急大言曰阿兄主意須定攜手入僧舍閉門拒從者從者排戶入求出不已先生曰吾意素定豈汝輩哀所能驟易乎偉恭曰汝輩不去爲之行齋邪出袖中遺金投之曰爾速去同歿無益從者慟哭而去僧無等與先生兄弟爲方外交問曰君雖進士猶未授職可以無歿先生曰城亡與亡是儒家本分事出身之士猶許嫁之女夫歿殉節亦其所也令某託上人之蔭歿此乾淨地於心足矣軍聲益迫偉恭曰此其時矣先生遂索筆書略曰進士某於某年月日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凡數十言

不盡錄書畢與偉恭同縊焉時年四十一同日先通政以水歿唐昌全家幾道雲俱以兵歿張孝廉錫眉以縊歿龔孝廉用圓兄弟亦以水歿夏雲蛟自縊不絕復以兵歿其他伏節者不可勝數嗟乎自中夏變革而士大夫下者惕於利害容頭屈膝中者不恤事勢冀非常之福以爲民既上者以一歿自成其名唯先生確然知事勢之不足爲而大義之不可沒因人心之公盡一命之責視成敗如幻影歷歿生如適然震遽迫猝宛然考歿暴尸七晝夜同殉者蛆蟲穿漏膏血訃潰獨先生之眉鬚慘然肉骨不敗里中仗義子弟與無等收而殯之亦莫得其主名也嗚呼讀書學道之效固如是哉先生爲人體貌魁秀儀止率真冠裳在身飄然若寄始而夷簡深穆訾笑有度末而充養和粹德機洋洋吟風弄月無得而形容也天性純孝居母憂毀

瘠骨立蔬食終其喪庶母操棟曲盡愉婉徹箱故簾不私
畜一錢館穀所入盡以上其尊人誠心懇懃善處人骨肉
之間凶人僉夫遇之輒格待其弟偉恭義兼師友恤愛純
至綜其爲人有嚴有和不痺不抗忠孝天真表裏洞燭蟬
蛻濁穢終始矚然不改趣於榮名不參功於雜霸無道學
拘牽之態而有其功行無門牆標榜之風而有其特立如
良玉純金孺子婦人能名其寶也讀書務求根本每閱一
編首尾穿貫涵濡咀嚼成誦若流時或銜杯劇論縱橫指
掌引繩批根四坐屈聳古文力追大雅祖左史而宗韓歐
於明則以國初四大家唐荆川歸震川爲則王李鍾譚心
弗是也尤愛陶杜詩會其微妙寓海虞錢氏作和陶詩詞
家以爲神似今哀詩文集若干卷詩劄二卷史記質疑四
卷語錄二卷吾師錄一卷末年詩文若不經意平淡春容

餘思滿衍文如其人所謂醇乎醇者也先生高祖野堂庠
生妣某氏曾祖諱發蚤卒妣夏氏守節八十四歲卒祖諱
世能仕平涼經歷妣錢氏父諱家柱妣陳氏母弟淵耀字
偉恭別有狀庶弟流耀洪耀妻沈氏子一人望壬午生聘
同年蘇孝廉淵女夫古人之有行狀凡以節行定謚質之
公卿上之史館光於當世也今泯以是復諸子猶將陳諸
卿莽祕諸笥篋以待論定於百世云爾不禁夫言之長也
其又可悲也已

黃忠節公象



後學汪鸞翔敬撫

陶菴集卷首

黃忠節公象贊

三

知服齋叢書

陶菴集卷首

三

附錄集卷首
黃忠節公象贊

公之文章青天白日公之心地寒冰顛月壁立萬仞髮引
千鈞淵乎有得藹乎可親成仁取義行所無事儒者之勇
可師百世

後學錢大昕敬題

陶菴先生年譜

陳樹息原輯

宋道南重訂

先生名清燿初名金燿字蘊生一字松厓號陶菴又號

水鏡居士明南直隸蘇州府嘉定縣人今隸太倉州系出江

夏南宋時蒙古侵境有黃一菴者輸粟餉軍理宗詔旌

其廬一菴八世孫起明始居嘉定以能詩名起明生庠

生清清生庠生堂堂生庠生發發生世能以掾史授陝

西平涼衛經歷西安土賊反由軍功歷署崇信縣知縣

安定州知州世能生家柱是為完初先生娶陳氏生子

二先生其長也次偉恭先生淵燿側室子一流燿洪燿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五月二十八日先生生

三十四年丙午先生年二歲所居壁間有石刻水石二字

家人抱至此必踴躍逐之意若甚好者因指以教之先生時尙未學語問水卽指水問石卽指石百試無一爽三十五年丁未先生年三歲完初先生教以千字文過目卽成誦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年四歲四月患痘疹五六朝時驚搐煩契家人示以千字文則煩搐頓解

三十七年己酉先生年五歲其戚錢翁授徒里中教以四書孝經諸兒乘師出羣起譁囂先生兀然端坐朗誦自若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年六歲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年七歲吳中大水米價騰涌完初先生夫婦自食粗糲而以精鑿食先生先生涕泣不食易以粗糲乃食

四十年壬子先生年八歲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年九歲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年十歲從崑山顧先生學攻苦不倦篝火讀書嘗逮戊夜父母憂其得疾乃每夜輟燭伺父母寢息更從鄰舍兒乞火繼之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年十一歲顧先生辭館歸崑山先生因在家溫習日讀通鑑廿葉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年十二歲從邑諸生林襟宇先生學日讀經二十葉始習舉子業卽以爲代聖人立言不徒爲弋取科名地 先生是時卽耽玩載籍家無儲書每假僭手鈔雖腕脫不倦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年十三歲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年十四歲邑諸生尹伯衡先生授徒

護國寺先生從之遊同門有陳義扶者爲尹先生所重
擇爲婿及得先生謂義扶曰子雖速步然黃生超子矣
後義扶與先生同登賢書 是歲先生縣試列郡試
得疾歸里夢生兩翼沖天而飛旋折一翼墮地驚寤已
而漸瘥完初先生思先生讀書作文耗費心血乃授以
唐人詩先生遂工吟詠父友某石農命賦雪後初晴先
生援筆立就有句云望遠疑無樹間香始覺梅極爲石
農歎賞時經歷公罷官家居詳其夢兆與詩曰此子飛
騰可必得身後名爲多巨金貞度者亦先生父報也以
僧院命題限花字先生口一絕云小院青苔幾曲斜鳥
聲寂寂翠陰遮閒看一片空林石法雨常沾數瓣花一
時詩名籍甚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年十五歲邑少司寇春陽歸先生見

先生文謂完初先生曰此子當大興君門可使博通載
籍先生遂從學爲古文辭又同邑進士陳舜道亦曰此
君家千里駒也追風逐電餘人總不足當其後塵

四十八年庚申先生年十六歲縣府試俱列案行狀先生
生歿後小試凡冠軍
二十四次

天啟元年辛酉先生年十七歲二月補博士弟子

二年壬戌先生年十八歲讀書之暇兼習書畫於黃庭經
樂毅論及虞永興廟堂碑顏魯公爭坐橐艸皆得其神
理山水人物尤有逸致

三年癸亥先生年十九歲歲試第一會廩餼 時武進龔
思默先生司鐸邑中知先生品學兼優延教二子及婿
先是侯忠節兄弟與無錫馬文肅以文章鳴江左及
見先生文則曰此人才識吾不逮也相與訂交先生遂

兄事忠節諸公同時若太倉張庶常溥華亭夏考功允
彝長洲楊孝廉廷樞皆側席願交先生

四年甲子先生年二十歲館同邑孫九實家九實中丞火東先生子
母弟偉恭先生生

五年乙丑先生年二十一歲同邑張正甫延先生於家令
子宏元宏憲宏度宏經與先生遊處受命少子宏化長
孫懿實師事先生 沈孺人來歸孺人邑諸生沈君敬
長女勤慎寡言事舅姑以孝聞

六年丙寅先生年二十二歲受易於龔行之先生名欽仕著易解
時新安程松圓先生嘉燧寓邑之香浮閣先生以詩文
往謁松圓甚推許之

七年丁卯先生年二十三歲著知過錄
崇禎元年戊辰先生年二十四歲館雲間著史記質疑

二年己巳先生年二十五歲館雲間凡晝之所為夜必札
記以自省察嘗自誦云筆記皆宜反覆參看多有心氣
不平時記來不中理正可查明已過若束之高閣不如
無記

三年庚午先生年二十六歲館雲間究心易理嚴立課程
每日蚤起看周易一卦讀史漢及唐宋以來諸大家文
再閱古人語錄廿則以餘力作文寫字

四年辛未先生年二十七歲館雲間著自監錄 秋患疾
寒熱交作醫藥罔效忽憶古人語云曾於病中曾得移
心法蓋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靜之自愈遂一念不動
至四五日後而痊

五年壬申先生年二十八歲館南城張氏輯吾師錄

六年癸酉先生年二十九歲疾雍瞻先生延先生於家命

忠節之子元演元潔元澗及己子元沔元洵元涵師事先生

七年甲戌先生年三十歲陳太孺人以疾卒先生哀毀骨立然恐傷父心不敢慟哭默自飲泣而已時偉恭先生方十歲亦動止中禮無異成人

八年乙亥先生年三十一歲憂居里門館侯氏

九年丙子先生年三十二歲夏四月服闋六月偕侯雍瞻先生赴南都

十年丁丑先生年三十三歲館侯氏

十一年戊寅先生年三十四歲侯忠節公視學江西招先生往遊與張子宣同遊郡西諸山經浙東西縱觀諸名勝秋歸里

十二年己卯先生年三十五歲虞山錢牧齋欲為子延師

商之程松圓松圓曰嘉定黃蘊生奇士也與侯氏交未可輕致公雅與侯善以情告可得也牧齋乃致書雍瞻先生敦請強而後可是歲與武林陸麗京訂交

十三年庚辰先生年三十六歲館虞山

十四年辛巳先生年三十七歲館虞山先生自至虞山

牧齋待以殊禮序先生文彙推尊甚至然先生終心薄其為人因作見義不為及鄙夫題文示意遂辭去是歲偉恭先生補博士弟子先生作詩勗之

十五年壬午先生年三十八歲舉直言社入社者以學行互相諮攷不以闇昧自欺不以輒媚之談相取說得同志十餘人秋舉應天鄉試子望生

十六年癸未先生年三十九歲夏讀書陳氏園六月計偕北行秋八月舉禮部試廷試二甲成進士觀政禮部不

謁選而歸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

明崇禎十七年

先生年四十歲三月流賊李自

成陷明北京五月福王自立於南京

順治二年改元為江甯府

改元

宏光以錢謙益為禮部尚書謙益馳書招先生不赴完初先生命致賀乃賦感事書懷五十韻並以婁子柔先生所書陶靖節歸去來辭長卷寄之

二年乙酉先生年四十一歲五月

大兵渡江福王出奔

先生貽書同年進士王泰際將避兵南郊之石岡會鄉兵四起壽令錢默逸去我朝兵部侍郎李延齡巡撫都御史土國寶蒞蘇州遣知縣張維熙至明吳淞總兵官吳志葵撥兵助縣人拒之延齡委部將李成棟鎮守吳淞過新涇橋縱兵大掠遠近大譁始謀舉義侯忠節諸公迎先生入城議守屯鄉兵於城外城中則案戶出

丁登陴畫地而守先生兄弟主西門成棟兵船駐城東鄉兵夜起襲之焚四十餘艘成棟復自太倉調兵來先生乞師於志葵至為成棟所敗外援遂絕成棟連日攻城城中悉力禦之兵民死傷略盡乃驅使老弱守陴成棟復并力急攻兵民克懼先生兄弟與侯忠節諸公慰勉之曰我與爾曹家室父子盡在是少有蹉跌萬家并命矣眾號泣應之悲聲動地會大雨如注兵民舉體沾溼漸有去者先生兄弟仗劍立雨中分馳勸勉亦不能禁唯連呼高皇帝烈皇帝在天之靈慟哭相向而已成棟見城守漸弛遂命裨將登城斬關而入下令屠城先生兄弟知東門已破方下城遇其僕亟問我大人安在僕謾應曰成亂兵矣問何所曰南城先生兄弟慟哭仆地不能起從者掖先生遁先生正色曰爾輩不識事勢

未有城破而城外猶得幸免者也偉恭先生見從者持先生急乃大聲曰大兄主意須定趣先生乘馬至西林菴兄弟攜手入主僧無等奉茶畢曰君進士猶未服官可以無歿先生曰城已與已豈以出處貳心出身之士猶許字之女殉節亦其所也乃索筆大書於壁曰大明
[宏]光元年七月四日進士黃涇耀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異日□□□□□□□□□□論其世者尙知予心書畢北向再拜兄弟同就縊偉恭先生見先生頭噴墜地復下拾而冠之乃引決越七日始斂鬚眉皆赫然膚肉不敗兩人口血濺壁上入輒寸許歷久不滅乾隆間長洲沈文愨公德潛題其處曰雷碧

五年戊子完初先生自營生壙於邑之龍號三十一圖劍圩葬先生兄弟於昭穆穴

八年辛卯先生門人陸元輔輩相與謀曰先生以道德文章挺生混濁至國公君竄致命戎旅而終之以節義蓋一代之完人也攷諸謚法清白守節曰貞道德博聞曰文茲實無忝遂相與告謚貞文

十二年乙未知縣劉宏德詳請以先生兄弟崇祀鄉賢康熙四十三年甲申知縣王樾詳請題建專祠於城之東南隅額曰二黃先生祠

乾隆四十一年丙戌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等奉

敕撰勝朝殉節諸臣錄先生議通謚忠節詔從之

年譜終

墓表

太倉陳 瑚撰

今天下之知有陶菴先生也久矣天下之知先生者始以文章終以節義而不知其平日慎獨養氣明體適用之學粹然其為儒者也歲癸巳其同年生陳瑚表於其墓曰先生名涪耀字蘊生姓黃氏蘇州府嘉定縣人祖世能任平涼府經歷父家柱生三子長即先生次淵耀次流耀先生生而敏不好弄夜篝火讀書父母憂其孱弱先生微覘覺之乃夜輟爝伺寢息更從鄰舍兒乞火危坐默識嘗逮戊夜晨候寢門無倦色人以是知先生非常人也年十七為諸生其制舉業博大醇正小試輒第一同里侯廣成先生兄弟見其文而歎曰此人才識吾遠不逮也遂定交甚歡一時物望若張西銘太史夏瑗公吏部楊維斗孝廉莫不

側席願交先生先生泊然如不屑也力學二十年隱居教授與同志十數輩爲直言社以遷善改過相勸勉蓋先生自弱冠卽著自監錄知過錄後更爲日歷畫之所爲夜必書之至是告諸友人廣其學焉崇禎壬午舉於鄉上座主王登水先生書曰某嘗求義理於六經求事蹟於二十一史求萬物之情狀於騷賦詩歌求載道之器於漢唐宋數十家之文章編刻規摹涵揉彙括放而至於詩若文之間竊謂古之立言者非其有得於心則莫能爲也夫既有得於心矣雖有言可也遷固荀揚韓歐之屬是也夫既有得於心而有言者矣雖無言可也鄙宗之叔度是也某之所見如此比來斂華踐實玩思性命將求所以悟明其心而剛大其氣以庶幾千古之因文見道者尋繹久之亦復超然有得於文字語言之外世儒舍性命而言事功舍事功

而談文章是以事功日陋文章日卑而詖淫邪遁之害浸尋及於政事而不可救蓋天下之壞數十年於茲矣某雖無知其敢買買焉以文人自居以富貴利達之習自陷也哉先生之志見於書者如此癸未秋計偕人都門手齊魯道中詩一卷質諸先生先生感歎反復誦少陵獨使至尊憂社稷二語相與流涕久之予不第歸先生成進士出周太史巢軒先生門下先生歿李賊之難諱鳳翔諡文節者也先生旣釋褐寓書其門人曰祿仕非吾志也吾方績學脩行揣摩當世之務使舍我其誰始可一出巨又與弟淵耀書曰近見他人品骨不如我意思見識不如我不免有輕蔑時俗之意坐此學力不進然在寵辱場中壁立如鐵則所謂辭爵祿蹈白刃吾自信無憾過此以往并心一向終有一立腳處不徒然而已客中無可與語買得唐詩數

冊通鑑一部窗虛月白風急天高誦詩讀史自嗟自樂恨
千載上人不從吾遊也天下事不可爲可爲者唯有己分
內事勉之勉之未幾策蹇南歸杜門不出日與直言社諸
子朝夜夕稽穀然以道自任甲申春偕年友陳義扶椒蘇
眉馨淵過婁江遇予論學於舟次不謀同辭因示予同學
姓氏予筆而志之如唐聖舉昌全夏啟霖雲蛟侯幾道元
演雲俱元潔皆夙雍髮如陸翼王元輔侯記原元沂研德
元泓張德符懿實高德邁凝朱九初子素輩次弟得交其
人咸恂恂乎篤行君子也先生友教之功亦可以見矣嗚
呼聖學之不明也自吾婁數人東脩勵行勉爲窮理持敬
之學而世有迂而笑之者乃相戒儉德晦明勿令人知而
先生獨身承其責於風俗頽蕩之日禮樂彫敝之餘其勇
爲何如哉顧予交先生晚又不數數見先生然嘗與先生

約冀卒天下無事當買山結廬聚首一堂之上纂脩微言
以待來者何意此志竟不從哉天之欲喪斯文甚矣先生
性純孝家居不私畜一錢丁母憂毀瘠骨立蔬食終其喪
待其弟教愛兼至讀書務根本每涉一篇首尾貫穿成誦
若流爲詩古文辭妙天下愛讀靖節詩自號爲陶菴所著
詩集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詩劄二卷史記質疑四卷語錄
三卷吾師錄一卷有子一日望先生既葬之二三年予始得
望而拜哭之於其歿所乃爲之表其一生言行之大略以
傳於後若先生之兄弟歿義凜然大節與日月爭光者婦
人孺子皆能言之不待表而後見也故不書

祠記

嘉定當吳郡東濱大海其俗勁悍然頗以義烈聞乙酉
大兵破城士大夫多以身殉焉進士黃先生涓耀偕其弟
諸生淵耀入西城僧舍書絕命辭衣冠北向再拜就縊歿
最烈口血漬壁輒入寸許風雨莓苔剝蝕漫漶經久不磨
滅過其地者猶仿佛見先生精氣鬱勃髯鬚張精爽閃
閃從壁間出也嗚呼壯哉登第初同榜集都下者挾術以
鑽公行請託先生獨杜門不赴館選貽書其弟以千百年
間一人自期許論者偉之案崇禎癸未八月方舉會試次
年甲申三月闖賊破都城戎馬蹂躪社稷邱墟近在眉睫
間而當軸蒙蔽新進浮競耽榮罔利積弊叢奸牢不可破
士節隳敗國運隨之未嘗不歎息痛悼謂科目之無益於

邑後學趙 俞撰

人國而先生名播華夏傳及島國大節炳於千秋高文式於來者翰墨之存學者寶若天球姓氏之芬士人誇於鄰境可謂與日月爭光天壤相敵者也夫非千百年間一見之人與先生之志酬而先生之言信矣向日之豔美於庸夫豎子之口者其可與先生同年而語邪先生湛深六經浸灌穿穴務求心得直究性命之旨詩沖澹仿陶彭澤文師承荆川震川尤輒於史學凡學術醇疵事機成敗典章沿革人物臧否著論技摘悉中冑繁閒從制舉發揮援古鏡今沈著痛快義蘊畢宣沁入心脾凌跨毒輩海內宗之然先生之文先生之人爲之巨文以人重非人以文傳也三百年來以制舉名家者不乏而光燄萬丈如先生者幾人哉曾子固作顏魯公祠堂記不一語及其法書從所重也雖然世知先生殉國之烈矣予以爲知先生猶未盡也

彼臨難苟免者無論亦有迫於事勢計無復之而然者要當觀其生平巨先生蚤歲輯知過錄自監錄以檢察身心又與同志起直言社互相鏃礪後更設日歷畫之所爲夜必書之蓋先生天分清剛學養完粹讀書細見理眞任道勇飭躬密而總貫之以一誠生平言行無一不可告人者德脩於己而道根於心故窮達一觀而險夷一致其仗義死節者時至事起隨方順應本分然巨豈故爲激烈以要後世之名哉假使身際承平先生遂一碌碌無奇節之人乎哉先生自有所以爲先生者在非匹夫感憤自殺者比也由斯以觀氣節猶未足以盡先生而況於文章乎然則天下之知先生者其淺也學者由其應用求其本體則慷慨赴義之勇和順積中之發其於先生或庶幾矣先生字蘊生自號陶菴久俎豆鄉賢而專祠未立黃平王公泣是

邦篤學好古砥行立節一以先生爲師法振興廢墜百爲
具舉捐金若干兩建祠以祀先生及先生弟偉恭偉恭卽
淵耀學行如其兄歿時互以大義相勗勉士論竝重之
聖朝褒獎忠節高出壽古而官斯土者以是風勵人心激
勸頹俗可謂知所先務而他政亦可推也已

附錄

夏允彝攷功集一則

黃進士陶菴哀辭

黃子不偶生大雅寡諧俗羽儀乍高翥結綬非所欲黃雲
暗蒼梧北風號大陸烽火滿吳關下邑勢彌蹙緬彼一二三
子登陴自躑躅城郢旣已乖號秦又誰告處歿良獨難苟
生何能淑吁嗟烈士心伯仲互相勗威鳳旣在羅鼠與凡
禽逐未知沒者悲但見存者辱存沒兩茫茫思君不可贖
又幸存錄一則

陶菴初登第卽知時事已非不受職而歸布衣徒步蕭然
高隱後與侯豫瞻同守城城破偕其弟淵耀入僧舍自縊
仍題壁以不能謀國爲歉生平美行尤多異日史臣當爲
立傳也

李介天香閣隨筆一則

崇禎癸未科文運剝蝕盡矣獨吳江吳日生英偉浩瀚嘉定黃蘊生博大嚴正然二公不特異其文其識見亦異是科考選庶常皆百計鑽謀人有為二公地者二公棄之不顧策騎出都未幾變作後大兵下江南蘊生城守歿日生起兵太湖歿其節義又異天生二公砥柱三百年文運非僅一科生色也

李雯自吟稟一則

哭黃蘊生進士

殺運鍾瀕海清流挺正人文章開闢手聲氣廟廊珍刻燭詩無敵臨池筆有神凌雲紙價貴承寵錦袍新耆碩虛舟席英髦拜後塵羣黎塗炭日國步戰爭辰傳檄瘡痍起登陴矢石親艱危終授命明哲豈全身仗劍來香刹懸梁整

角巾小民皆慕義難弟亦成仁不負蒼生望何慙社稷臣精忠垂汗簡絕勝畫麒麟

王貞東籬詩艸一則

哭黃蘊生先生

大節素能講臨危豈愛身生難扶國是歿可勵人倫殘三血侵牆壁遺言泣鬼神孤城知不守高帝有遺臣

李元植一則

集杜哭黃陶菴進士

海內文章伯如公復幾人詞華傾後輩得士契無鄰感激張天步騫飛報主身脊合荒宿艸金石瑩逾新

陸世儀桴亭集一則

弔礪城黃蘊生

與君未夙管遙聞始相慕契合在道術不同世趨附君言

陶菴集卷首
會當來事務每回互我亦欲驅車嵇生懶成情盈盈一水
閒耿耿不得晤風塵天地晦珠玉委埃霧君歿我不知我
哭君不顧嗚呼一大儒溝壑畢其遇君歿自君分學者失
恃怙臨風動長號淚盡西州路

陳瑚安道集二則

壬辰三月訪黃陶菴殉節處見壁間血痕縷縷向空
拜而哭之

鈞天帝醉縱難回氣作山河亦壯哉碧血九京懸劍恨素
車雙淚束芻來先生既沒微言絕後歿誰將狂簡裁還憶
方舟江上語曾於舟中論道可憐絲鬢漸相催

和停雲四章

春暮既望翼王陸子返子過嚶嚶地多君子夙奉
陶菴之教既見談道甚歡越數日將歸隱湖適讀

陶菴和淵明詩多言性命之旨因次其韻贈別諸
同人匪和淵明實和陶菴也

我求友生如曠瞻雨誰哉同心闢此榛阻既見君子天懷
共撫斯文在茲勞我延佇

陶菴有學聿追鴻濛紹我洙泗軼彼姚江春風在庭明月
在窗爾其以歸報鞭相從

維木有華煜煜春榮當秋而實乃見性情各敬爾躬與時
偕征無爲中道負此生平

魚潛于淵鳥集于柯孰爲尸之扇以微和嗒然忘言一語
爲多春云莫矣欲別如何

陸元輔菊隱集一則

陶菴先生以三事自誓不妄取不二色不談人過

侯元汭月蟬筆露一則

陶菴先生嘗夢謁孔林四顧庭廡雲木蒼然思欲廁於弟子之列而不可得泣然流涕覺後淚猶承睫也

侯壽□□筆記一則

陶菴先生始至拂水山莊錢氏下榻衾褥皆用錦綺先生不肖臥曰吾父母皆布被吾何忍用此其家人易以布乃已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一則

陶菴精於書義融會九經諸史審擇而出之當崇禎之季方以駢儷相尚不知者以爲陳言予叔父芾園先生獨賞心擊節盡以其稟授予讀之久之而漸有稱焉者如雅頌得所樂有堂上堂下之分又孔子未嘗刪詩伯鯨未嘗誅歿皆至當之論乃邇來選家以其未盡合乎朱子之集注章句痛加塗抹是何異於下土之間道乎詩亦堅厚無懦

響由不惑於楚人之咻然也

鈕琇觚賸二則

膠城黃陶菴先生爲諸生時卽深究性命之學晚年始達以國事日非不肖出就官乙酉城破投筆慷慨搯吭而歿陸翼王元輔先生門人也以博學鴻詞召試恍惚見先生入夢大書碧血二字示之

黃陶菴先生少有盛名館於同里侯氏以道義相切劘虞山錢宗伯有一子名孫愛甫成童欲延師教之而難其人商之程孟陽孟陽曰我有故人子嘉定黃蘊生奇士也與同里侯氏交三世矣未可輕致公雅與侯善以情告侯公可得也宗伯乃具厚幣遣門下客李生至嘉定延之李先見侯道宗伯指侯力爲勸駕黃意不悅強而後可遂與李偕至宗伯待以殊禮居浹月孟陽出海棠小箋示黃黃詢

倡者爲誰孟陽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子於帖括之暇
試點筆焉陶菴變色曰忝居師席可與小君倡和平孟陽
曰此何傷我已借諸君子和之矣陶菴曰先生耆年碩德
與主人爲老友固可無嫌諸君子亦非下帷於此者若某
則斷不可孟陽慙退

張錫爵鈍閒文鈔一則

重修畱碧軒記

西林菴在邑城西南隅地頗幽邃其舟楹之東偏爲黃先
生陶菴與弟偉恭授命之所南華宮簷榜其室曰畱碧以
當時投繯處壁有血痕故也舊有二黃先生祠在城之東
南隅歲久不治乾隆丁丑邑人士釀金修之以其餘貲重
葺是軒畱兩先生之畫象而奉祀焉方先生之寓書友人
也謂當稱尙進士深衣幅巾終身不入城市是其初心非

必期於歿者何捐軀以殉卒若是之烈也夫未登朝受祿
則潔身遠遯大節已完而不可責以必歿逮徇邑人之請
而困守孤城則城亾與亾又天理民彝之正而無可逃者
況改正朔易服色 興朝定制先生又烏能以深衣幅巾
全其軀命乎然則其究亦歸於不屈而歿特因城陷而速
之耳先生平日與其友夏啟霖輩講求性命之學志之純
而信之篤其浩乎自得者窮達不二夷險如一常則嗜仁
義爲芻豢變則赴湯火同衽席城破之日師友兄弟同時
併命雖至性過人乎亦養之者有素也彼立人本朝而臨
難畏葸者固不足論間有慷慨激發與友共期必歿而轉
瞬負之者亦信道不篤而臨事回惑也或曰先生之浩氣
其長畱宇宙者燦爲星辰鬱爲風雷流爲江河凝爲山嶽
夫亦安往而不存且既有專祠矣又何憚此區區畱碧之

地邪是又不然夫士之好古也聞其風慕其義往往樂道
其里居姓氏況生其里讀其書拜其象而忍令其遺蹟湮
滅與然則是軒之重昔信不容已而邑人士之於尚賢其
用心亦可謂勤矣今而後過斯軒者當肅然生忠孝之心
以求盡乎倫紀之大而無負此七尺之軀哉

又寒竽集一則

留碧軒懷古

山羞薦荒祠肅拜生恭敬迤邐尋僧廬地僻軒窗靜竭力
守孤城從容此畢命成仁兄弟俱蹈海師友竝豈能測天
心聊欲全我性大節齊衡嵩備奴欽氏姓碧血照夜臺榮
華視春凌我來值深秋日落邨原暝悲風起喬柯寒泉咽
危徑弔古重徘徊雲中一聲磬

金洪銓十一研山房集一則

重修留碧軒記

二黃先生留碧於西林僧舍老屋數椽歷百餘年矣予嘗
游其地故老爲予言是室中每遇風雨陰晦則先生之影
鬚髯如戟仿佛當年未斂時景狀僵臥於荒牆碧蘚閒予
竊歎忠義所激致命於一旦其不可磨滅之氣固宜聚於
斯而不散也今牆屋就圯矣招提之興廢靡定況斯菴僻
處城隅幽深而荒寂久之或化爲荆榛瓦礫之區憑弔者
欲問兩先生致命之所茫乎莫知其處是可憂也會邑人
士修先生之祠遂重葺是軒而祀兩先生之畫象於其中
後有進而瞻仰者想見當年從容就義千秋碧血凜凜如
生西林片壤長與日月爭光矣而邑人士之崇尚節義其
風尤近古哉顏之曰留碧南華張宮詹所題也舊額已毀
今爲長洲沈歸愚宗伯重書云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一則

跋黃陶菴札

黃忠節公文章節義彪炳兩間字畫亦得顏魯公三昧此四十幅皆與子翼往還小牘雖信手揮灑全不經意而交誼之真摯居家之儉約取予之不苟皆可得諸語言文字之外公生平不妄交侯銀臺集中亦屢見子翼名知其人必端士也余壻瞿生安槎好藏壽賢手蹟購得此本重裝而新之屬余識其歲月

曹仁虎詠典堂集一則

二黃先生祠

風雨危城夜誓師傷心大廈竟難支孤臣嚙齒捐生日義士登山竝歿時海水爭飛悲故國靈旗怒捲返空祠招魂誰作西臺哭寂寞僧寮絕命詞

程攸熙吹影編一則

嘉定有三絕邑宰得陸清獻公後之循吏當茂有過之鄉賢得黃陶菴先生後之人文當茂有過之國母得莊烈皇后後之閨壺當茂有過之

彭兆蓀小謨觴館文集一則

黃忠節公書贊 并序

嘉慶昭陽作噩之歲涂月嘉定盛明經薰以其鄉先生黃忠節公所臨于祿字書勒石拓示勁骨端嚴毅力蟠鬱楷模魯公蓋由貞軌亮蹟神明相契非在點畫波折閒矣兆蓀近公之居誦公之書比復見公所著日記悉公研幾克己之密其碩學偉詞成仁授命特性分發見之一端巨展諦翠墨如接光靈再拜稽敬而爲贊曰

虹光燭霄正氣出指盈牘鋒棱千尋壁峙公文彪炳公節

雷岷存養有本心源微茫澄澈冰壺圓靈水鏡準諸孔顏
窮理盡性無人不得隨變所遭鋸鑊飴視靈臺弗搖巍峩
礪址珍爍遺翰互歲綿齡星芒雲爛

宋廷選夢橋詩艸一則

訪西林菴黃忠節公雷碧處見壁間所書絕命詞敬

題其後

訪古城西路禪關拜烈光盛名餘練水遺墨照粉鄉氣鬱
霜華露神飛斗宿藏葢弘雷碧處珍重此巖牆

陳文述頤道堂詩集一則

楊行謁黃忠節公祠

百年海內誦高文兄弟同爲歿節臣立品須從讀書出盡
忠何必受恩身項周末路知難免陳夏卉頭好結鄰吾爲
此邦來守土荒祠親與薦繁蘋

周岱笑翁類稿一則

西林菴弔黃忠節公

殺身以成仁亦曰義所在人丁崩圻時安得負眞宰即使
隱菰蒲誰病木之痲懿與忠節公登第歲云晚龍三血戰元
黃玉步倏焉改寂居家弄中養晦異朝案殷頑逼守城城
亾更何待遂稟精衛心銜石填淵海自經僧寮中血痕沁
幽塏徇烈德不孤競爽得元愷見義勇以爲粉鄉此模楷
節甘搯乾坤志壹立鄙猥彼哉脂韋流謬將轉圜解億萬
士裸將靜夜能無悔因懷純儒風瓣香薦蘭茝

程庭鷺小松圓閣雜著一則

二黃先生象贊

讀聖賢書行節義事千載一人是其素志自監維嚴臨難
不避運持剝復賴茲正氣陶菴

發穎髻年名節蚤樹則友其兄師模道矩終賈之儔猶不
肩伍從容授命伯仲踵武偉恭

周兆魚賓雲仙館詩錄一則

黃忠節公祠

大節完昆弟江湖未仕身乾坤雷正氣艸莽殉孤臣餘事
文章重斯人學養純荒祠悲故里無分作遺民

周文禾駕雲螭室詩集二則

書新刊黃忠節公陶菴集後

吾邑儒林望公為弟一人名高崑進士節小古遺民日月
光難蝕雲雷遇感屯鶴原有同志弱弟亦成仁

卽以辭章論王遵巖歸品頡頏文心宗五子詩格繼三唐

四庫搜羅備重編校勘詳後生師法在一瓣焚曾香

重有感再題一律

奴驚翁氏石帝惜蕩陰衣不信胡安定翻合此意違先生

授命時口血濺壁軼深入寸許禾少時曾見之昆池灰付

後胡明經起鳳改建西林菴遂為匠氏毀去切味谷日旋輝重泐臨終語粉鄉表蹟微

擬將絕命詞重書泐石立諸遺陞

汪炤陶春館集一則以下續輯

謁二黃先生祠

勝國偏安日南中殺氣橫空江飛戰艦落木黯孤城正朔
同時奉訛言是處盈乾坤仍浩劫戎馬復連營月暈金笳
動雲迷戰隄平拜鵠思望帝銜石向滄瀛力竭旌旄偃時
危膚髮輕龍蛇曾有識猿鶴亦堪驚初地方投足遺臣旋
結纓矢忠壽進士徇節一諸生碧血凌晨灑青燐入夜明
文章千古重兄弟二難并毅魄山河壯丹心日月爭藐孤
依陸續畢命有侯嬴就義交游志捐軀師弟情張縝偏伉

慨龔楫自堅貞刃蹈瓊瑤碎淵沈波浪清雲車同萬里華
表憶三夏高壟迷松檟空堂薦杜蘅靈旗光閃閃私祭意
忼忼祠廟昭今古巫陽解送迎蒼茫無限感肅拜氣崢嶸
錢塘漑亭集一則

一一黃先生祠堂行

燕關鐵騎從天下雷都一蹴如崩瓦鍾山山陵龍虎地蕭
颯秋風嘶石馬江東二妙起菰蘆一時才望騰高衢叔子
彈琴酒壚畔太常奮臂揮螭弧勁兵紛紛上游至戰鼓沈
沈動天地賀蘭不救睢陽急袁粲難防石頭潰從容視歿
猶視生兩公壯節何崢嶸男兒報君合致命豈為青史傳
高名 聖朝盛典古難同忠孝千秋祀瞽宗君不見漢家
冠劍雲臺滿誰向平陵問義公

程庭鷺練水畫徵錄一則

黃涪耀字蘊生一字松崖又號水鏡居士崇禎癸未進士
國朝賜諡忠節陶菴集中有題自畫人物詩吳嚶畫雅
稱其有滿城風雨近重陽圖 案忠節公文章節義為一代
重明史列儒林傳中據自題
及吳嚶畫雅所載補入是錄

陶菴集卷首終

順德龍鳳鏤校采

陶菴集卷第一目錄

論

科舉論三首 范增論 衛青論二首 諸葛亮論

二首 馬謖論 夏侯元論 祖逖論 李密論

聖人之心與天為一論

辨

紀信不侯辨

議

大禮私議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陶菴集卷弟一

論

科舉論三首

三代以後開科取士之法莫善於漢之賢良方正
 莫不善於唐之詩賦取士宋初稍沿唐制及安石
 變法始專用經義而詩賦之科終宋世數起數廢
 要其所謂經義者特安石之新說而已雖紹興以
 後王學稍衰而河南荆舒對立為兩則學者猶多
 踳駁也至我明高皇帝釐正經術宗濂洛之義理
 存先漢之注疏使士子有所據依於是釋老莊列
 影響依附之言廓然盡矣且其制有論有詔誥表
 判有時務策三場並重而科舉之外有辟舉有歲
 貢三途並用故我國初得人之盛雄視西京士子

之應科目者無上書覓舉之弊無羣聚京師之擾無請謁舉主之隙規制之善漢唐宋皆不及也自憲皇帝以後所謂三途者遂廢其二而科舉始獨重矣近則三場之所重者止於七義七義之所重者止於三義而科舉之法弊矣或者議欲廢之或以爲國家三百年來文武忠孝之士皆出是科但當遵行無變予竊以爲二者之論皆非也廢科舉者其意一出於薦辟而不得其法其弊更有甚於科舉也然科舉之法則誠弊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今誠少變科舉之法參用辟舉歲貢之法何爲不可夫天之有象緯一定者也然治麻者非隨時脩改則數十年而一差況人才氣運之相推如江河而未有極乎使吾變之而畔違乎祖制無

變可也其大者適與我祖制同而其小者質之立法之意而無謬何爲不可愚不自揆作爲科舉論三篇以俟知言者折衷焉

國家之以經義取士也將以明經乎抑以晦經乎其出於明經也必矣然吾觀今之經義則其弊適足以晦經夫晦經非設科意也蓋宋人之有帖書墨義也離其詩後之文以驗其記誦其事至陋才士恥爲之至一變而爲經義則剖析義理不徒記誦矣故當時名之曰大義而我國朝因之蓋其著爲功令者不過以觀士之能通經術與否而初非以此困之使出於不可知之途也今取洪永間經義讀之言約理明渾厚朴直亦何嘗剝剝割裂而爲無根之辭乎起昔人於今日而爲其剝剝割裂者將或有所不能進今人於洪永而爲其渾厚朴直者歲月之間可至矣惟昔

之爲經義也易而上下之好尙出於一故士子氣完力餘
得以究心於天下之實學惟今之爲經義也難故士子勞
精神窮日夜以求工於無益之空言而不可施於用且爲
之者益多則其趨益亂趨益亂則上之人無所據以定其
取舍而其途益惑趨亂而途惑則士子益咎其文之不工
而無暇於實學實學荒則其不遇者文質無所底而其遇
者以貪冒爲得計以廉恥爲迂疏且盡舉其所以徼幸於
科名者而推之於政事之間而科舉之法遂大敝夫科舉
之法敝則郡縣無循吏封疆無能臣欲寇盜平而四裔服
不可得也然而科舉之敝所以至此者無他上之人不知
驅士子以出於實學而聽其所趨反相率而從之故也嗟
夫如是而猶以科舉之設爲明經者其亦不思而已矣吾
故以爲將驅天下之士而使之出於實學則必宜復祖制

五篇之法於七義中減其二道而閱卷必三場通校不以
一場爲去取經義取辨析義理而已浮華者務在必黜則
士子亦安有故爲其難以出於必不利之途哉論則求其
馳騁經史表則求其駢儷四六判則求其明習法令策則
求其曉暢治道此雖與經義等爲空言然工拙易辨也宋
人旣立經義尙爲宏詞科以收詞賦之士以繼古者之制
科今獨不可推其意於二三場哉昔黃庭堅在貢院四十
六日九人半取一人今主司鑒裁之明或不如古而以數
十人取一人又程之於數日之中日力無餘故所棄之卷
有不及閱二三場者有不及閱經義者有并不及閱書義
者所棄如此則其所取可知也吾又以爲當寬其校閱之
期使得研覈再四以定其去取至於士子平日所習之書
若經若史一以頒諸學官者課之而盡焚其私刻使耳目

不淆此數者行則天下之實學可以漸而復矣
驅天下之士而出於實學則制科之弊可革雖然所謂實
學者亦止於言詞之間而已矣吾他日之所取而用者非
卽用其言詞也夫宋世偉人如富弼而猶以科舉文字爲
難如司馬光而猶不長於四六近世如陳真晟胡居仁之
流則又不屑爲科舉之文矣使吾無以收之則天下篤實
之士皆格於科舉而不進而吾之法又敝將救其敝非嚴
薦舉之法重歲貢之科不可夫薦舉近固行之矣然而未
覩其效者是不得其方也漢世之舉賢良方正也天子臨
軒親策至於再至於三其所言上自君身中至貴戚大臣
下及宦豎皆直言極論無所忌諱不稱者罪坐舉主有保
任之罰夫人情畏罰則不敢妄舉而知上之重己也則不
憚於直言故兩漢得才爲多然猶曰此往事也我明高皇

帝行薦辟法親自校閱不稱職者輒坐舉主往往至於謫
戍故當時文武忠孝之士布滿在位內至卿宰外至藩臬
皆是也今則不然名爲保舉不復嚴重其事士之被薦詣
闕下者吏部試以策論而已天下不知其所謂策論者何
等也故其願仕者得一官以去而其不願仕者亦不至彼
豈真不願仕哉知薦舉之重不及科舉故爾而薦人者則
仍取諸有聲場屋而不第與其平日所親幸之人薦墨未
乾而責任已塞矣夫薦至而不知其稱否姑試之而姑爵
之而薦人者又不尸其罰則又安能拒不肖之倖濫而致
奇偉非常之人哉且不幾以漢世賢良方正之名而居魏
晉九品中正之實哉今如吾說不過兩言而已曰其求直
言也必重其罰不稱也必嚴此所謂明薦舉之法者也按
國初歲貢之科在薦辟之下科舉之上儒生之居學校者

先德行而後文藝歲課月攷其法甚嚴成材者循序而進之於國學與察舉之賢竝擢爲給事中參政主事等官故南北之二雍與郡國之學校表裏稱盛今自歲貢之科輕而士之廩於學而歷年多者無賢不肖皆得貢既貢則使之爲學官歷一二遷至縣令或郡佐輒注下攷罷去之故士之爲歲貢者齒莫氣衰榮路有限其自待甚輕在學校則壞學校在州郡則壞州郡上之人知其如此復姑寬之曰是齷齪者爲可矜憐而已夫舉朝廷之士民姑寄此齷齪可憐之人以塞其無聊豈理也哉竊以爲學校所急在選學官學官得人則士子之賢不肖可辨而歲貢之舊可復然所謂學官者不復可求之於今日之舉貢也或取諸薦辟之中或擇諸甲科之內務求其德醇而文高者俾居其職以行先之以學課之其廩於學者不可專取文詞苟

孝友忠信發聞於鄉者學官言於督學覈實而廩之然後教以文學而擇其士之尤異者不待年而貢之闕下而天子卽用薦辟之法親試之試可則不待選舉卽爲錄用其次則俟其材成循次貢之國學以待甄敘一如祖宗朝授官之法有文無行者勿貢誤貢有罰此所謂重歲貢之科者也薦舉之法明歲貢之科重則士之實勝者出此兩科文勝者出於科舉不出於此必出於彼矣

嗚呼人才之生於今其能自立也難矣上所以成之者未嘗有法而所以壞之者又不一端吾每見大比之歲禮臣申明學制非嚴限字數卽禁用子書以爲文體士習蓋在是矣而弊有積之甚久而其實不可以一日安者則槩未之及然則人材何繇而成邪蓋今有漢唐宋以來所無之弊而不幸有之者有數十年以來名爲革弊而其弊彌甚

者此皆積於學校而病於科舉吾故盡言之今夫太學者天子所以教化天下之始而禮義之宗也虞周宏遠吾不暇論論後世之尤敝者桓帝以鴻都學生入太學士類恥之夫鴻都者天子之私學其人本以經術相招後爲尺牘及玉書鳥篆其在今日則亦材藝過人之士也太學之士以其微蔑小道爲天子私人則恥之矣宋世立三舍之法朱子呂東萊皆非之夫三舍之法攷校藝文參以行實而降升其間其在今日則亦獎誘人才之方也先儒以其試之以浮靡之文誘之以利祿之途則非之矣然則太學之重可知也太學之人才宜有以長養成就之可知也非國子及四方之成材者不宐入太學可知也今自援納例行百餘年來遂爲功令士以廩增附之額分其入粟之等差而其餘則學校之廢棄者入焉執袴之不學者入焉商賈

之多金者入焉此何爲乎入粟之後挂名其間有終身未嘗踰胄監之席者問其人則國子生也此何爲乎然而士之貢於學舉於鄉者猶施施然與之竝列則使東漢之士復興南宋之儒可作吾不知其歎息又當何如也此吾所謂唐宋以來所無之弊而不幸有之者也古者校士有中牟比年之法蓋掌教之官視有司不同呂氏謂周禮六官唯學校之官不在官聯官屬其意所當深思者是也今者師儒之說旣爲具文而督學使者之官其體尊嚴與生徒相去遼絕其所掌有歲試有科試其稽攷行義也不過俯聽於學官而其殿最文義也雖試有歲後而一人之目無大相遠今使督學官於三年之中科歲各一試士方試歸席未及暖而繼試者又至矣是一歲之中嘗得一再試也然科試則郡縣之官必先去取之而後進於督學是受試

無已時也以不甚相異之殿最與不甚稽攷之行義而受
試無已時乃欲望其敬業樂羣知類通達則亦難矣此吾
所謂數十年來名爲革弊而其弊彌甚者也吾以爲援納
之例必當禁絕而一以勳威命官子弟及士之貢於學舉
於鄉者實之妙簡儒臣以爲祭酒司業其立教則當以胡
瑗之教湖學及朱子分年立課之法爲準督學則簡其破
校卽以科試爲歲試合格者使之試於鄉否則黜之而不
必又爲歲試使士子得休其力以從事於學此二說行然
後薦舉歲貢之法可漸施也抑吾又得一說焉可暫罷而
徐議之者騎射是也夫射者學官之古法我明高皇帝嘗
用之以試士矣然堯此不習旣久一旦舉而責之綴文之
士則不便者十九夫將復古制固不論其便否也然吾以
爲可暫罷者以其本之未立則不可齊其末也或曰攷校

之簡其法則誠善矣今天下兵寇交訌泥沙用財取之援
例入貲足以贍軍且騎射所以習兵也在平世猶不可廢
況多難乎日子以東晉之南渡爲盛於今乎東晉猶能立
太學徵生徒而謂今世不能者謬也謂藉此以資財用者
無術也且學校興人材盛則其所得有過於騎射者矣今
雖不罷騎射騎射其有益乎

予旣作科舉論向難予者又曰天之生斯人也如
置器然苟生金玉必不置之於泥塗苟生賢才必
不使之阨窮於牖下也科名特寄徑耳子何患焉
曰金玉之生於山川也制之而後生焉范之而後
成焉不遇良工則沒於丹斨朽石之下而已矣子
何從知之由今之道而不變吾慮人材之日沒也
難者又曰今朝廷之所求者奇士耳非中人也經

附錄卷一
義能困中人豈能困奇士乎曰南宮三歲一試士
士之釋褐者必三百人不知此三百人者皆奇士
乎抑中人雜出其間乎如中人雜出其間則其敗
天下事多矣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又曰賢
良方正之科固將器人於文辭之外也信如子說
不過嚴責係任而已而取士之法終不能有異於
漢世之對策是以行求之而以言取之也曰豈獨
漢世哉敷奏以言雖堯舜不外是也今天子赫然
震動引見闕廷而親策之假以言色通以問難則
人之賢不肖出矣夫人才之赴人主如百鳥之追
鸞鷲也又曰學校之官吾何以識其賢而用之乎
曰如東漢之先試博士可也如虞集所云令長各
自禮聘亦可也其任必久其擢必優所以廣教化

隆儒術也又曰凡學之掌教者三人焉試且聘之
則不勝其優矣曰固也吾以爲三人者可省其二
也無已則虛其二焉以待教諭之擇賢者而聘之
亦我國初之制也又曰胄監入貲不自今日始也
羅圭峰玘嘗以貲入矣已而爲文人爲名臣近則
學校之有文者入焉何必禁也曰玘不足法也爲
入貲濫觴者未必非玘罪也我國家近有璫珣獻
調頌功者多出太學諸生何無一人如范滂陳東
者乎史推東漢之亂而不亾歸功於太學數君子
靖康建炎之間三學生義聲震天下彼皆養士之
效也今則非止失養而已其溷淆而挫辱之抑亦
甚矣有文之士入焉者倦於場屋厭於破校不得
已而入焉也非宜入也又曰子之論則美矣然子

之論騎射也猶謂待學校與乃可徐議今一旦欲於二三場責經史時務之實學於薦舉責賢良方正之全材於太學鄉學責有道之師儒率教之生徒不已亟乎吾將以子之矛入子之盾也曰宋臣葉適有言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舉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旦天子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也我明高皇帝已行科舉法仍停至十餘年其時人材益出今能遠采葉適之言上師我高皇帝通變宜民之意何爲不成何求不得予之再論特平平者爾雖然使以予之論告當路則駭笑而目以爲狂者不知凡幾矣時勢之變日新月異而天下大事獨曰守常痛乎成俗之難回也

范增論

蘇氏論范增以其勸羽殺沛公爲人臣之分而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羽殺卿子冠軍爲弑義帝之漸弑義帝爲疑增之本故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之時予獨疑蘇氏之期增太重而未核其實也增智謀之士且非能以仁義事君者也其勸項氏立楚後非爲懷王也爲項氏且天下竝起而亡秦秦有可亡之實而我無可亡秦之名故不得不有所挾以令天下增之說項梁立懷王猶張巨陳餘說陳勝立六國後也使勝遂行巨餘之計則巨餘將事勝乎將事六國乎夫人必有相許之素也而後可責其相急之誠增之於懷王非若張良之於韓五世相之而日夜求爲之報秦者也彼其視啗鳴叱咤之夫以爲可定大事而杖策從之其視懷王直奇貨焉而羽之謀已集而事已濟則又

贅旒焉爾彼豈與懷王同旤福者哉使其心果在懷王必不勸羽殺沛公矣何則沛公與宋義皆懷王所遣也沛公先入關則其功不啻伯倍高於義義且以懷王之故不可殺況沛公乎羽卽忌而殺之增宜奮起而爭之今羽且不忍於公而增惓惓欲甘心焉是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其尙得爲有懷王矣乎夫羽之不殺沛公投鼠忌器也其卒弑義帝蓋增有以啟之也羽以陳平閒行故疑增稍奪之權方圍滎陽時尙以增言急攻漢則峙乎此者其不聽增計亦鮮矣獨殺沛公之計未行巨置沛公於漢中史固以爲增計也使謾不見省則增之發憤而去不待攻滎陽之日也吾又烏知弑義帝之謀非增畫之而羽聽之乎則謂弑義帝爲疑增之本殆亦遠於情矣至殺卿子冠軍增又本不宐去夫卿子冠軍之先闢秦趙也其名曰乘

傲乘傲之師深溝高壘勿戰使人入敵境絕其餉道然後彼坐困而我可得志漢之於楚是也李左車以此說武安君不用而敗周亞夫用之於梁楚七國而勝蓋其要在於絕敵餉道而不在于不戰明矣今章邯甬道之粟義未嘗出偏師綴之士卒凍飢軍無見糧是自傲爾殺一自傲之將拔數百萬人命於虎口是羽有微罪於懷王有大功於諸侯也若之何以此時去哉羽之言曰王坐不安席埽境而屬將軍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此雖假竊之詞然亦何遠爲弑義帝之兆哉弑義帝之兆蓋始於怨義帝之欲如約王沛公於關中此則增有罪焉而不可以此專責羽也夫增之宐去亦多矣阮秦降卒二十萬人也屠咸陽也殺子嬰也王三秦降將也分封不均也數者無一不足以失天下而增不去吾故曰增非能以仁義事

君者蘇氏期增太過而未核其實也

衛青論上

淮南王安將反獨憚大將軍青與汲黯而蔑視丞相宏以下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其將兵多至五萬騎少或三萬騎未嘗折北而李廣嘗以偏師出塞多不過萬騎少或四千騎往輒無功間爲敵所生得其才器不及青遠甚然司馬遷爲兩人立傳譽廣不啻口出而於大將軍青但記其斬首獲生之數至於壁壘行陳料敵出奇之法闕如也心竊怪之及觀蘇建責大將軍選擇賢士之言及大將軍謝以奉法遵職不敢招士乃釋然曰遷所以不取大將軍之故在此矣蓋自戰國四豪以及漢初張巨陳餘之徒好爲卑躬厚禮籠取天下之豪傑流風餘韻浸淫成俗魏其武

安以此構大獄掇奇旤而卒莫之懲如鄭當時見客無貴賤皆執賓主之禮張湯造請不避寒暑韓安國推舉壺遂臧固之屬爲士論所慕至天子亦以是稱爲國器由三子者推之則西京士大夫二百年之好尙略可見矣彼李將軍死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以其結客多而延譽廣也大將軍奮自奴隸託身椒房一日赫然威震四裔其意以爲非避勢遠嫌謝絕賓客不能固結人主之心而免於旤患司馬遷窺見其旨則曰是謹身媚上之人而已矣曷足道哉於是并其戰陳方略俱抑沒之而獨咨嗟歎息於李廣然卽其實而論之則廣雖有奇氣不過翹關曲踊之材而青能將數十萬眾而不亂則其爲大將之材終不可得而揜也昔者淮陰侯謂高帝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爾朱榮謂兄子兆曰爾不過將三千多則亂矣蓋用兵猶角

力然有百鈞之力有數十鈞之力有不能勝匹雛之力大將軍青百鈞之力也李廣父子數十鈞之力也李蔡公孫敖不能勝匹雛之力也數十鈞之力過於能勝匹雛者而亦終不可以舉百鈞今乃曰彼有他長遂并譽其力以爲出於舉百鈞者之上可乎故夫李廣無功誠不可謂之數奇而大將軍之戰法不傳是亦有遺憾爾

衛青論下

嗚呼若衛青者可謂有大將之材矣而吾獨惜其不知大將之道何謂大將之道荀卿有言曰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此所謂大將之道也秦將白起不過一鷲忍之士耳非其有仁義節制爲之根本也然而秦王使起攻邯鄲起真見邯鄲之不可復攻也則爲之堅臥不起至於干犯嚴主之怒身首

分離而終己不悔此無他不勝不完不可以冒而行之也今以武帝用兵言之今年出塞擊匈奴明年匈奴亦入塞寇鈔不可謂之完沙漠之地如石田之不可耕雖驅畜產百萬而還於胡漢之大勢不能增損豪末也不可謂之勝虛內事外使海內蕭然繁費天子卒爲之縱告緡置平津不可謂之不欺百姓此三者皆冒而行之而青以肺腑在行間鳴劍環甲唯所發縱不聞進一規獻一策以回天子窮兵黷武之心此可謂之知大將之道者乎今夫陷陳克敵偏將事也長算遠略大將事也青以大將行偏將之事雖材武優於李廣十倍而其猥陋無術學不知軍國大計校之李蔡公孫敖亦無異矣吾因有感於王忠嗣哥舒翰之事焉唐元宗欲攻吐蕃石堡城忠嗣謂非殺十萬人不可不如休兵秣馬觀釁而動元宗不說李林甫因媒孽其

短忠嗣知之而確守葑說雖奉詔以數萬人給董延光而不給軍賞陰奪其謀其謂李光弼曰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哉未幾爲延光所奏幾陷極刑旣而哥舒翰大舉兵伐之死者大半竟如忠嗣之言嗚呼賢哉忠嗣殆矣哉哥舒翰之爲將也其後安祿山反翰守潼關是時賊利速戰官軍利堅守翰實知之而爲中使所督責不得已引兵出關遂有靈寶之敗身爲俘虜唐室幾亾由其中有所見而不能死守以輕陷於不勝不完之地也然則爲大將而不知道阿徇人主之意而以兵事僥倖者幸則爲衛青不幸則爲哥舒翰矣悲夫

諸葛亮論上

先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自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

上令不東行就令東行必不傾危矣或曰甚矣武侯之處此爲可議也法正之見信於先主韞若武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韞若武侯合伐吳之失計羣臣皆能知之武侯旣不力諫於葑傾危已及而始追思法正何哉黃子曰此以形跡論人而未嘗設身處武侯之地者也古者小臣之諫其君也爭之以是非而不得則爭之以去就爭之以去就而不得則爭之以生死大臣則不然彼其君臣相與之際義已深矣情已戚矣勢不能以一言之不合奉身而去則度其君之不我從也而其言不可以徒發必將權一敢言之人以去就生死爭之於葑而吾因而導之則吾之言行而無變色易容之患昔者高帝入秦宮見其宮室狗馬重寶婦女之美意欲畱居之樊噲諫帝出舍帝不聽張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賊宜

編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也且忠
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帝乃
還軍霸上人知帝之從良而不知樊噲之言有以爲之先
也及卽位數欲易太子周昌諫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
知其不可陛下雖欲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欣然而笑
叔孫通繼昌而諫至欲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
耳及張良招四皓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人知
帝之陰從乎良而不知周昌叔孫通之言有以爲之先也
先主孔明相與之際有過乎高帝畱侯而先主股肱虧喪
義在復仇則其理之是非不至如畱秦宮中與欲易太子
之斷然其不可也度孔明必嘗進諫諫而不聽固無面折
廷諍之理而時又無法孝直佐之者故先主遂行耳且正
之爲人權譎多智與孔明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蓋先

主之有孫夫人固肘腋之患也而正爲之輔翼遂使先主
翻然翱翔無內顧憂則其爲人可知矣孔明以正法正以
奇奇非大臣之所以施於其君而或可以輔大臣之所不
及此孔明之所以反覆歎息於其人也而豈可執此以議
孔明爲不諫哉嗚呼古大臣之所以匡君謀國者多存於
不可見之間其言與事之載諸史冊者什二三而已而世
之儒者乃欲執是以議其短長亦多見其不知量也夫

諸葛亮論下

諸葛亮伐魏與羣下計議魏延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
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嘗謂亮爲怯歎恨已
才用之不盡黃子曰蜀吳魏血會五十六年先主備大帝
權武帝操及漢丞相亮皆命世之傑也三國者皆有事於
戰而其意不同魏嘗以戰爲取吳蜀嘗以戰爲守何以明

之先主與操頡頏起兵而操得勝勢獨先先主領徐州時
操已破南單于降黃巾三十萬屢破陶謙挾天子令諸侯
矣先主爲呂布所襲狼狽奔操則固游操殼中者耳及先
主得出而操已破呂布袁紹大勢成矣計操之所憚者獨
先主而天若杌先主以待操之成及孫劉并力僅足支操
故操之戰嘗主於取也孫氏先蜀立國乘間抵巇可以難
操而伯符降年速隕襲許之計不成則過此無取操之時
矣赤壁雖敗操之根本尙完先主間關入蜀復挫於吳雖
有武侯爲之相而宿將謀臣後先彫盡蜀民輕脆兵力單
少則其不能難魏明矣故吳蜀之戰嘗主於守也武侯之
屢出祁山所以守蜀也而魏延之計乃欲懸軍深入是所
以取魏也夫使魏而可取也武侯豈不欲取之哉管者曹
操欺劉表之不能襲許也冒兵家之忌以攻袁紹而倖勝

於官渡欺周瑜之非我敵也冒兵家之忌以攻孫權而卒
敗於赤壁故夫行師而不出於什全者非大勝則大敗之
道也操敗不可以遽亡蜀敗不可以復存曾是孔明而出
於不可復存之地以倖其一勝乎吾觀孔明之告後主曰
今不伐賊王業亦亾惟坐而待亾輒若伐之又曰今民窮
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吾是以
知孔明之意常在於守也人之守蜀在劔閣孔明之守蜀
在祁山人之守吳在長江孫權之守吳在合肥其意一也
吳之諸葛恪破魏於東興遂欲違眾大舉卒而身死吳得
以延數年之命蜀之姜維破魏於狄道而仍歲出師不卒
而身不死蜀遂爲墟矣恪與維皆不知大帝武侯之深意
而從乎魏延之策者也吾嘗爲之說曰今有禦盜者於此
盜至其門而禦之則無及也持兵出門若將捕之而盜自

不至此諸葛武侯之謂也一夫奮挺而追盜此盜卻於舟而彼盜入其室執其主以出此姜維之謂也嗚呼後世之守危國者其必以孔明爲法與

馬謖論

天下有可用之才有無所不能之才無所不能之才甚少而可用之才甚多因其爲可用之才也不顧其才之所長而泛用之則才窮於所短而反見爲無才昔者帝舜之廷禹棄契皋陶垂益夷夔之屬各擇其所長而命之垂以工讓爰斯伯與則爰斯伯與亦必能爲工益以虞讓朱虎熊羆則朱虎熊羆亦必能爲虞夷以禮讓夔龍則夔龍亦必能爲禮而帝皆曰俞往哉汝諧是必垂益伯夷較之所讓三人有專長者焉吾就其專長者而命之則雖與之並長而不差及焉者舉可以不用且雖若不用而其人又自有

專長者焉則吾又就其專長者而用之已矣故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吾觀後世之謀國者用人各當其才則興用人不當其才則亾或當焉或不當焉或萬當而一不當焉則其害皆立發於所不當之處此必然之數也昔諸葛亮以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再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先主嘗戒亮以謖不可大用亮不謂然當亮討雍閬時謖進規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用其言七縱七禽以平孟獲終亮之世夷不復反此謖好論軍計之效也及亮出軍祁山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舟與張郃戰於街亭謖兵大敗亮乃收謖下獄殺之後世咸以謖不可用而亮知人之明不如先帝以予觀之謖可用之才也亮特用之不得其當且夫蜀之有南夷猶吳之有山越其性不

馴易叛難服以孫權之雄才而山越不賓至爲之屈膝稱臣於魏然則南夷不服亮其敢北伐哉使亮強以兵威臨之不服其心而唯絀其力旣乃兵挂於祁山之野而不得解夷叛其內魏攻其外蜀之爲蜀未可知也自謾以心戰爲言亮始執其機而御之雍容翱翔如童牛之加牯於其首而不得肆於是釋然北向無復腹心之憂謾之運籌帷幄可謂精矣使謾但爲謀議之佐豈非龐士元法孝直之流亞哉亮乃絀魏延吳懿不用以謾爲弄鋒則是以特將之任予謾也夫將才不可以參謀議謀議之才亦不可以爲將易之則將才失其勇謀議之臣失其謀譬之牛可服也馬可乘也服馬而乘牛則牛馬兩失其用乃曰彼牛馬者皆棄物豈理也哉謾敗之後眾盡星散惟裨將軍王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有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

徐收合遺迸率將士而還當是之時平能敗而不亂賢於謾多矣然當亮南伐雍闓之時猝然問計於平吾知平之謀議必不能如謾之切中機要也嗚呼人各有能有不能以張子房之智略而但爲高帝畫策臣未嘗特將謝晦嘗從劉裕征討指麾處分曲盡其宜及宋文帝將討晦檀道濟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戰戎事恐非其所長未幾道濟遂禽晦向使子房特將豈必能成淮陰之功而謝晦但爲謀臣豈反出道濟之下哉吾故曰謾可用之才也特亮用之不得其當耳

夏侯元論

夏侯元求交於傅嘏嘏不納謂荀粲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遠之猶恐旣及況昵之乎世以嘏爲知

人以予論之。嘏之策元誠似矣。而所以拒元之故。則非其無實才也。是時曹氏擁虛器於上。國政兵謀皆自司馬氏。出士大夫策名其間者。爲曹氏難。爲司馬氏易。元蓋爲曹氏者也。嘏則爲司馬氏者也。夏侯曹氏世爲昏媾。元以貴戚之臣。名冠四海。賣國與人。全軀保妻子。此非元之所宜爲也。而爲元黨者。何晏鄧颺李豐張緝之徒。皆纖利小材。非有沈謀遠識。足以集事且兵柄。又不任其手。然則元之危無智愚皆知之矣。方司馬懿死。許允謂元曰。無復憂矣。元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夫元且自知其不免。而況嘏乎。元欲交嘏。蓋以嘏才名素著。欲與同獎公室。而嘏方傾心司馬氏。則元之來交。所謂載旼相餉者也。故懼而辭之。以見詰於荀粲。故又飾爲近似之言。以匿其情實耳。且鍾會姦人

之雄。以元視之。猶奴隸也。嘏以明智交會。其所著論會又從而集論之。嘏不禁也。是豈峻於元。而通於會哉。以會與己皆司馬氏私人。不復能異同也。元死之後。毋正儉文欽知司馬氏將篡。舉兵於外。嘏力勸司馬師將兵自行。而身與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此嘏黨於司馬。翦伐曹氏之驗也。嗚呼。自古側身危亂之間。力不足而忠有餘者。吾讀史得三人焉。孔融袁粲及元是也。融殺於操。粲殺於道成。舉世皆知其忠也。而元以嘏言。故僅見其空虛無實。悲夫。

祖逖論

祖逖身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於石勒。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讐。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充豫閒壁壘。叛者皆不納。君子曰。逖於是乎失策矣。晉世之所以得其民者。非有如

周漢之隆而所以失其民者亦非有如秦項之虐石勒以無賴嘯聚其間不過乘司馬氏骨肉相殘之隙煽惑逋逃迫而用之巨嚮者逖進說元帝以爲遣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當因風向赴此數言者可謂得其要領矣故其濟江之日所將不過二千餘人未幾而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此雖逖之善於撫御然亦人心未忍忘晉之驗也石勒狡黠多智禽苟晷誘王浚摧劉琨算無遺策而獨差憚於逖者以逖爲人望中州豪傑多歸之顧己以反爲名能合其眾而不能固勢將盡驅而歸逖也故爲逖修墳墓置守冢冀以感逖而又因其叛臣之來斬而送之陽以禮交而陰以愚之逖乃不悟墮其術中以至充豫間壁壘叛者皆不納於是乎自墮其黨而毆慕義之人以歸賊也豈不惜

哉夫天下雄傑智計之士多出於虜掠之餘奔竄之中陳平歸漢而項籍亡許攸歸魏而袁紹破兩人之在當日則亦叛臣逃吏也設漢高魏武皆拒而不納則兩人者雖有深謀奇計何由而效於明主之弄乎且夫慎固封守各保分界斯乃敵國相交之禮如羊祜陸抗之時可爾逖之視勒則賊也語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背逖而往者逖得目之爲叛臣逃吏棄勒而來者勒固不得而臣且吏之也爲逖計者斬勒使焚勒書正言以諭賊曰向爲石勒誑誤者皆吾赤子自今以後有斬勒首來歸者請於朝廷爵萬戶賜千金拔身歸命者聽如是則足以寒亂賊之膽鼓忠義之氣而亦示天下有能爲矣惜乎逖之慮不出此也

李密論

漢唐之得天下皆以先定關中漢高帝之在河南也王離

宿重兵於河北其勢可以躡漢兵之後而有項籍綴之故高帝得以入關唐高祖之在晉陽也王世充宿重兵於東都其勢可以躡唐兵之後而有李密綴之故高祖得以入關夫項籍李密豈知有漢唐者哉彼各爲其事而適以取天下之機予漢唐所謂眞主之興必有爲之驅除難者此爾今夫李密之才雖不足以希太宗然在隋末羣雄之中固亦未有其比也顧其人智足以知天下之奇計而膽不能決爲人謀則長自爲謀則短始楊元感以密爲謀主密陳三策其上以煬帝在遼隔絕千里當長驅入薊扼其歸路其次以關中四塞天府之國勸元感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其下則謂襲取東都而以百日不克四方兵至爲憂元感從其下計卒攻東都不克而敗此密之所扼腕而歎也及其身自起兵之時煬帝在江都徐洪客勸密

沿流東指執取獨夫此卽密之上計也柴孝和說密畱翟讓裴仁基等牽制東都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此卽密之中計也從其上計湯武之師也從其中計漢高之師也密兩皆不從而自用其下計卒兵敗洛水身死桃林是何爲元感謀之工而自爲謀之拙也密之言曰我所將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西入夫漢高亦嘗將山東人所收陳勝項梁散卒及奪剛武侯軍殆不滿萬而竟以入關當帝未入關時攻昌邑未拔則過高陽攻開封未拔則攻潁川汲汲然以批亢擣虛爲事而未嘗一頓兵於堅城之下譬如善弈者然得其大勢則雖有所捐以與人而吾固已勝矣今密敵洛倉之粟而不能收席士馬之銳而不能乘棄天下之上游而爭河洛四戰之地雖得東都唐固將折筮使之矣況必不得哉吾嘗謂李密之智高於英衛項籍之勇

過於英彭此兩人者皆可以爲人用而不可以自用爲人
用則將相之才自用則獨夫而已矣若夫唐之高祖則不
然卑詞以謝密使之綴東都之兵而我得專意關中兩從
裴寂世民之計分兵以攻屈突通於河南而自引軍西上
此二事者雖謂之彷彿漢高可也

聖人之心與天爲一論

聖人之所以制天下者無私而已矣聖人之所以能無私
者法天而已矣天下之變至無窮也人之心至不可紀也
五方之俗異宜五服之民異習而各自以其心爲不可已
之心積之既久而部居分焉黨與衡焉戰爭生焉如火之
燎於原不可撲滅如絲之亂而不可理如海波方怒而風
擊之也及其既定而觀之則又瞭然以明汰然以清夷然
以平若此者蓋其人之天也聖人得其天而制之運之於

巍巍之上措之於茫茫之中而天下之部居合黨與消戰
爭解此豈有他謬巧哉以吾心之天合乎天下人心之天
而已矣故曰聖人之心與天爲一請究論之天者物之不
爲妄者也以其不爲妄者析爲四府則有春夏秋冬播爲
五行則有水火木金土而統歸於一原則曰太極蓋仁之
爲春而義之爲秋禮之爲夏而智之爲冬與信之爲季夏
也是人之五常與天之四府爲一也貌之爲木而言之爲
金視之爲火而聽之爲水與思之爲土也是人之五事與
天之五行爲一也因是而肝應甲己心應丙辛脾應戊癸
肺應乙庚腎應丁壬則人之五性即天之十干也又因是
而好應申子怒應亥卯惡應寅午喜應己酉樂應辰未哀
應戌丑是人之六情即天之十二支也是故日月之盈縮
朏朧星行之飛凌厯亂萬有不同而太極不變則天亦不

變而人之所以與天爲一者亦不變太極者何也曰天之心也聖人居天之位執天之紀觀天之心自其紫極閒堂凝旒充纊以及班朝泣軍分田錫土之間自其崑英後傑左輔右弼以及宦官宮妾侏儒優笑之際祇祇乎翼翼乎洪範之所陳丹書之所做詩之言不顯無斲易之言惕若自強禮之言無爲守正慮無不朝思而夕做之刀劍戶牖以銘之也而後聖人始油然而得其心因而得夫天下之人所不言而同然之心立一政焉不拂人以從欲不違道以干譽曰此天理也用一人焉詢功言而甄敘之度材質而高下之曰此天民也養一物焉鳥獸之胎卵不敢不惜艸木之陰陽不敢不時曰此天物也刑賞無所私加曰此天命也天討也禮樂無所私作曰此天敘也天和也凡聖人所爲無一不推而本之於天而天下之人亦兢兢焉如

天帝之臨乎其上也意諭色授則九服承流言傳汗渙則萬里奔命不頓一戟不折一弦不馳一辭不質一訟畏聖人之威如雷輓電決仰聖人之德如日晶月明於是聖人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無一物不獲其所而天下固已大治矣然則太極者天之心乎聖人者其全體太極而爲心者乎嗚呼三代明辟無論矣漢莫盛於文景文帝寬仁恭儉而僅得黃老清淨之遺景帝綜核嚴明而不無刑名深刻之習跡其內治宮庭外修典物蓋亦駁乎多可議焉貞觀之治追媲古烈而十漸不終論者致惜則皆以私意累乎其心故也惟宋藝祖有言曰洞開重門如我心曲稍有邪僻人皆見之斯則幾有類於知道者使稍加以學漢唐諸君不足儼也吾於是重有感焉心猶矩也古帝王之心則猶造矩而能用者也夫矩平之以正繩偃之以望高

覆之以測深臥之以知遠環之以爲圓合之以爲方裁制萬物唯矩所爲而已矣後世人主天資雖美入聖不優自非忠信明達之臣耆艾魁壘之士終日陳天道而以仁義中正迪之終日稱天命而以水旱盜賊戒之則雖欲正心其道無繇此猶曲木之不自正而聽命於槩栝也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嗚呼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其不足以與乎格心之佐矣韓范諸人幾近之而其道未醇必也伯子之辨王霸乎必也元晦之論正心誠意乎彼二子者不得相位故雖欲格君之心其道亦無繇後有君子可以慨然而作矣

辨

紀信不侯辨

或曰紀信有功於高帝甚大帝不贈一爵爲寡恩或曰呂

后紀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太尉北軍紀通卽信子也信子封侯則漢旣明信功矣予按紀通實紀成子成從高祖入漢定三秦戰於好時死事死同而事不合則成非信也史記高祖從鴻門脫歸與樊噲夏侯嬰靳疆紀信四人偕漢書改夏侯嬰爲滕公紀信爲紀成滕公卽夏侯嬰故後人謂紀成卽紀信此實誤爾然以漢不贈一爵爲寡恩則予未敢謂然古者未嘗有追賜爵之禮漢初去古未遠故死事之臣但封其子爲徹侯而死者不復賜爵終西漢之世皆然不獨信也至東漢之來歙爲刺客所害始贈中郎將征羌侯壽此未有也高帝時周苛守滎陽罵項籍死子城封高景侯酈會其使齊死子疥封高梁共侯呂嬰死事子它封俞侯此三人死事雖同而功皆遜信高帝則固已侯其子矣帝生平於德怨之際甚明若謂厚於苛等三人

而薄於信豈有此理哉吾故謂信而無子也則已信而有子則必侯信有子而侯則雖追封不及於信而不可謂之寡恩矣或曰信無子則存而不論矣信有子而侯則高帝功臣年表百四十七人中柰何其逸之也曰漢世功臣之後有罪失侯者不可勝數信子或封未幾而國除則史逸其名矣且高帝封項伯四人等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元武侯今年表無元武侯張竦爲陳崇艸奏有曰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由旄頭一明樊噲封二千戶今年表無公孫戎此皆有罪國除而史逸其名之驗也漢寡恩誠有之但不可以紀信爲證吾虞夫學者之疏於攷索而果於持論故詳辨之如此

議

大禮私議

本朝大禮之議張桂等傳會歐陽渙議何公孟春謂歐陽議尊濮王時兩制議本出司馬公後彭中丞奏又出程子伊川之筆後朱晦菴亦以稱皇考爲不是溫公王珪議是又曰歐公之說斷不可據此以爲道統之傳自有定論忍復行其邪說乎何公以議禮獲罪其所云邪說正指張桂等然予攷歐公渙議是非固可兩存張桂則誠邪說矣不得藉歐公爲口實也宋兩制禮官議以濮王安稱皇伯韓魏公在中書與歐公定議據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又據開元天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蓋韓歐初意止欲依漢宣帝諡史皇孫爲悼考故事非欲追尊爲帝也兩制議稱皇伯實亦無稽古人稱伯兄叔兄伯父叔父則是伯叔之稱諸父昆

弟皆稱而加之未有斷然以爲本生父之稱者歐公斥爲閭閻鄙俚任情顛倒雖云過激然本生父天性之親而稱伯又無明文則知漢宣故事稱考亦何渠不可爲訓乎且漢宣之失在於立廟京師不在稱考始議諡時有司奏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諡宜曰悼考曰悼后此當時公議固未嘗以史皇孫稱考爲有妨於昭帝則安得以濮王稱考爲有妨於仁宗乎然而稱考可也稱皇不可也漢稱悼后蓋諸侯王之母皆得稱后非以是爲帝匹也英宗以太后旨尊濮安懿王爲濮安懿皇則非歐公本意而至是不得不爲之辭故引漢書師丹疏云定陶恭皇諡號固已壽定又不可復改據此則恭王稱皇乃師丹許以爲是云云夫董宏議尊定陶太后爲帝太后丹常劾奏董宏

以爲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宏註誤聖朝免宏爲庶人哀帝以傅太后必欲稱尊號故下詔稱定陶恭王爲恭皇此豈師丹之所許乎其云不可復改蓋亦既往不咎云爾而謂丹許以爲是此則歐公遂非文過之辭而不可以此并罪其稱考也今張桂議云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承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今唯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云云夫世廟入繼雖不如漢哀宋英育之宮中然止可以宣帝爲比而不可以光武爲比也光武削平旣亂奮然崛起尙以大宗之義承元帝後徙四親廟於章陵故先儒以此斷宣帝立廟京師之失張桂建議不從光武之得而從宣帝之失可乎濮安懿王止於置園卽園立廟尙比於諸侯之禮興獻廟用十二籩豆舞八佾則與二

祖人宗竝為世數是固歐陽之所譏為二統而其徒曾鞏
氏之所譏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也吾故曰歐陽是非固可
兩存張桂不得藉為口實也

陶菴集卷第一終

順德龍鳳鏤校棊

48-11987

